

神乎其技：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形象之一



〈術妙回生〉，《點石齋畫報》絲集·十二期
(吳友如主編，《風箏雅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

林富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36 期 2021.6

壹、引言

「祝由」一詞首見於《黃帝內經·素問》（大約成書於西元前第五至西元前第一世紀），基本上是指一種咒術療法，成為官方醫學的科目名稱雖然晚至元、明時期，但是，學界大多認為此科與隋唐的「咒禁」科、兩宋的「書禁」科，有一脈相承的關係。^①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咒術療法，在官方醫學中傳衍大約一千年之後，在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被廢，^②而且，從此之後始終不見恢復設科。不少明清醫者和士人也常說此科已經「不傳」、「無傳」，^③「祝由科」似乎從此絕矣！

但是，明末的醫者如馬蒔（fl. 1586）、張景岳（1563-1640）都說「民間」尚有傳承。^④其後，清初高拱纂修的《（康熙）武鄉縣志》指出武鄉縣（今山西省長治市武鄉縣）「風俗崇祝由」，^⑤乾隆時期的陳兆崙（1701-1771）說「至今楚中有祝由科」，^⑥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祝由科」興衰考〉（MOST 105-2410-H-001-063-MY3）成果之一。初稿初撰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完稿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二稿修訂、完成於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小寒之日。本文寫作過程中，多賴張瑜庭、洪綾襄、吳瑞明、陳名婷、簡玉鳳等年輕朋友協助查詢、收集、整理、繕打資料，無限感激。本文完成後，初次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一〇年度第三次學術講論會（2021年2月1日），會中承蒙李仁淵、巫毓芬、李貞德、陳雯怡、陳韻如等同仁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修訂稿完成於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驚蟄之後二日。事實上，本文是拙著《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待定稿）中的一章（篇目詳見本文「附件一」），原本不擬割裂出版，但因我身染重疾，全書出版一時不易，深恐晚年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此隨身而逝，灰飛煙滅，故商請本所《古今論衡》惠予先行刊布。若蒙蒼天再寬宥我多一點時日，我或能勉力完成全書，或將更為完整的全書粗樣留予後人增損、利用。

① 詳見林富士，〈「祝由」釋義：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2012）：671-738。

② 詳見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明萬曆內府刻本），卷二二四，〈太醫院〉，頁2下。

③ 如：明·王圻，《明萬曆續文獻通考》（臺北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9），卷九一，頁5459；明·鄭曉，《吾學編·皇明百官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隆慶元年鄭履淳刻本影印），卷六六下，〈太醫院〉，頁6；明·章潢，《圖書編》（收入《四庫類書叢刊》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四，〈太醫院〉，頁51；清·傅維麟，《明書》（臺北：華正書局，1974，畿輔叢書本），卷六六，〈職官志·太醫院〉，頁8；清·袁一相，〈救卹疫四條〉，收入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清道光七年〔1827〕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四五，〈戶政·荒政〉，頁2上-3上；清·孫承澤，《天府廣記》（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卷三一，〈太醫院〉，頁358；清·張岱，《石匱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影印），卷二八，頁73；清·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二七，〈職官志·定制文衡〉，頁961；清·徐大椿，《醫學源流論》（收入北京市衛生幹部進修學院中醫部編校，《徐大椿醫書全集》上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卷下，〈祝由科論〉，頁217。

④ 詳見明·馬蒔著，田代華主校，《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成書於1586）（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卷二，〈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頁105；明·張景岳著，于越、王學嶺、史麗萍主校，《類經》（收入李志庸主編，《張景岳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卷一二，〈祝由素問移精變氣論·附祝由鬼神二說〉，頁205-206。

⑤ 詳見高拱纂修，《（康熙）武鄉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77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故宮博物院珍本影印），卷一，頁2下。

⑥ 詳見陳兆崙，〈奉輓榮純親王二首〉，收入氏著，《紫竹山房詩文集》（清乾隆間〔1736-1795〕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紫竹山房詩集》卷一一，頁5上。按：陳兆崙為雍正時期的進士，乾隆時奉旨於上書房行走，和皇室成員往來密切，官終於太僕寺卿；詳見意如，〈從《古雪軒圖》

趙翼（1727-1814）也說「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⑦此外，戚學標（1742-1824）則說「今湖廣傳祝由科」、「醫家有祝由科，皆用巫祝，湖廣人今傳之。」^⑧其後，晚清的許奉恩（1816-1878）說「今辰州人多擅此術，名曰祝由科」，^⑨鄭文焯（1856-1918）也說「今以祝由名科，楚人盛傳其技」。^⑩因此，清代的中國社會應該還會有祝由科的傳承者。然而，在傳統文獻中（包括實錄、檔案、方志、文人筆記、詩文等），利用各種數位化全文資料庫檢索的結果，竟然只能找到三十四位有姓名或事蹟可考的祝由科醫者，而且，有一部分醫者的存活年代已經進入民國時期（1912-1949）。^⑪

三百多年間，只能找到三十四位祝由科醫者的活動紀錄，似乎意味著在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祝由術的傳承面臨困難與衰微。不過，也不必然，因為，在祝由科仍在官方醫學科目中的元明時期，也很難在文獻中找到祝由科醫者具體的活動事蹟。因此，我們只能推斷，因為醫者社會地位不高，所以除非醫術高超，或是有醫學著作傳世，或是有其他特殊的緣故（如：有崇高的德行、與名人交往、涉入政治或社會事件等），否則很難成為傳統文獻的書寫對象。這種情形，從晚清引進西方的新傳播媒體（報刊、雜誌）之後，才有所轉變。

從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不少天翻地覆的大事，其中，最為大家所熟知且影響深遠的應該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輸入。在西潮不斷衝擊之下，從物質到思想，從制度到心態，從行為到心理，從身體到精神，從都市到鄉村，從公領域到私領域，大約在五十年間，傳統中國社會就因為「嫁接」或「移植」了不少「西物」而轉化為「新中國」。在這蛻變的過程中，報刊、雜誌這種新的傳播媒體（以下簡稱「新媒體」），似乎不只是眾多的舶來品之一，而是傳播各種「西物」、「新品」的主要媒介，也是促成中國轉變的重要觸媒。

相對於傳統中國的文書，當時這種新媒體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首先是新媒體的「作者」（訊息提供者）和「讀者」（訊息接收者）不僅數量大幅增加，而且還顛覆了由士人主導的閱讀世界（包括作者、讀者、品味、興趣、價值觀、書寫與閱讀習慣等）。其次，新媒體的「訊息」具有即時性、連續性、互動性和公共性，而且允許多元的聲

看乾隆皇子之書畫交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2：113-121；付瓊，〈陳兆崙《陳太僕批選八家文抄》考錄〉，《明清文學與文獻》4（2015）：254-267。

- ⑦ 詳見趙翼，《簞曝雜記》（收入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第3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卷四，〈湖南祝由科〉，頁62-63。
- ⑧ 詳見清·戚學標，《四書續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四明青照樓刻本影印），外編上，〈南人有言章〉，頁32。
- ⑨ 清·許奉恩著，文益人、齊秉文校點，《里乘》（濟南：齊魯書社，1988），卷三，〈祝由科〉，頁90-91。按：許奉恩因科舉失利而終身從事幕僚工作，著有《里乘》。詳見鄭麗紅，〈《里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7）。
- ⑩ 詳見清·鄭文焯，《醫故》（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十七年梓文閣刻書帶草堂叢書本影印），下篇，〈祝由〉，頁8。
- ⑪ 詳見林富士，〈清代與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的「祝由科」醫者：以傳統文獻為主的考察〉（未刊稿，2020）。

音、價值與觀點並陳，多種不同立場的人可以各抒己見、同場交鋒。第三，新媒體有大量的「廣告」，意味著「廣告主」（也是訊息的提供者）有相當大的主動性，也有清晰的訴求與目的，但是，「廣告主」和新媒體的「業主」一樣，都必須面對「市場」的商業競爭和讀者（購買者）的檢驗。第四，新媒體有大量的「新聞」報導和文稿需求，意味著記者和「作家」的出現，讓寫作可以成爲一種職業和專業，也強化了訊息的正確性、可信度和可讀性，而「評論」或意見一旦被多數讀者所認同，便可能轉變爲強大的「輿論」壓力和社會影響力。不過，當時的新聞報導往往和評論混在一起，文章的寫作也常常帶有傳統文人的筆記風格，而且，得自間接傳聞的訊息或是「虛假」的內容也不少見，因此，也不能盡信。¹²

無論如何，這樣的新媒體，一方面描述、記錄了當下更爲真實、生動的社會時態和事件，另一方面則呈現、反映了當時更爲多元的文化心態、社會思潮和時尚趨勢。因此，關於「祝由科」在清代之後的存廢，以及在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與樣態等問題，應該可以從當時的新媒體中考掘出不少的材料和訊息，並獲得解答。事實上，僅從保存至今而且已經完成數位轉化的一些報紙、雜誌中，我們可以明確的知道，祝由科醫者仍然活躍於晚清至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他們也積極地透過新媒體廣告塑造自己的形象、吸引顧客，而新聞報導者以及他的訊息提供者（有些是讀者）則以「目擊者」、「聽聞者」或是「體驗者」的角色，傳述祝由科醫者的醫療活動和祝由術的「神奇」力量或是負面形象。此外，還有不少評論者紛紛指陳、剖析祝由術以及同類「符咒」信仰的文化根源和禍害。因此，本文擬利用報紙、雜誌的檢索所得，先略述祝由科在新媒體中的正面形象，作爲討論祝由科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以下，先讓我們看看當時的新媒體如何報導、敘述當時祝由科醫者的醫療活動。

貳、祝由科醫者的醫療活動

一、廣東豐滘的陳姓醫者

¹² 關於新媒體傳進中國的過程、特色，以及新媒體在近代中國蛻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陳平原、夏曉虹，《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王天根，《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李仲明，《報刊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盧寧，《早期〈申報〉與晚清政府：近代轉型視野中報紙與官吏關係的考察》（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王曼雋，《近代中文第一報：申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汪英賓，《中國本土報刊的興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劉麗，《中國近代報業採訪史論：以〈申報〉爲中心的考察》（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高郁雅，《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市：輔大書坊，2015）；卞東磊，《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季家珍（Joan Judge）著，王樊一婧譯，《印刷與政治：〈時報〉與晚清中國的改革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李禮，《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 1872-1912》（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蔡斐，《重慶近代報業圖史初編（1897-1949）》（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賴芊曄等譯，《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9）。

早在一八七二年，《申報》的記者在報導一樁因意外事件引發的「命案」時就提到：

疊滘鄉陳某，素習江西祝由科法。醫治瘡症，歷有年矣。醫瘡時皆用符咒，患者踵門請治，則用硃筆向瘡書符，口中喃喃念咒。症輕者經次即愈，重者或五六次。名為寄瘡，實即古時徙癰〔瘡〕之術。然其術或驗或不驗，有患染疥癩者，延其醫治，陳某間用膏丹丸散，亦復應手霍然。因是延之者，其門如市，家亦小康。¹³

這段文字不僅交代了疊滘鄉（今廣東南海縣疊滘鄉）這位陳姓醫者的祝由術是屬於「江西」流派，還指出其專長在於醫治瘡症，雖然用符咒「寄瘡」（徙瘡），但有時也兼用藥物（膏丹丸散），他還因此收入頗豐，家境小康。

二、江蘇蘇州的「異僧」

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申報》有一則〈異僧治疾〉的新聞，提到蘇州城隍廟東邊的華嚴寺內，近日來了一位和尚，四川人，據說「能以符籙治人痼疾」，有一位「病瞽」者，幾乎「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便前去求治。結果，那位僧人便「畫符令之咽下」，瞬間「病瞽」者「居然大地光明、重覩天日」。事後，僧人「分文不取」，似乎「專為濟世、解人苦厄」，因此，病患蜂擁而至，導致僧人還想搬到比較寬敞的地方（宋宣州巷猛將軍廟）。報導人對於這件事只是就聽聞所及書寫，語氣中雖然有點懷疑，但他推斷僧人「大約祝由科之流亞」，並說：「惟果真不取醫金，則誠加人一等也」。¹⁴

三、江蘇蘇州的「湖南祝由科」道者

一八七六年，《申報》的記者在報導一則題為〈靈符療療〉的新聞時，引述其「蘇郡友人」的傳述，提到蘇州有一位黃姓老翁，家境富裕，只生一子，才二十歲就患了「怯症」，病了一年多，「醫皆束手，已淹淹一息，氣如縷絲」。後來，延請一位自稱「能治諸病，百發百中」的「湖南祝由科」道者才治好。這位醫者的治療方法是：「置香案於病者臥房外，書其姓名、生辰於黃紙，焚香點燭，書符三道，屏家人，獨留翁跪於香案前」，然後依次焚化黃紙和三道符，而每燒一道符，醫者都會呼喊病人的名字並且叫他「起來」，最後病人果真從病床一躍而起，走出房門，大告痊癒。最後，老翁「以百金為謝」，但是，道者只「取數星而璧其餘」，並說：「納此以領翁情，世外人朝秦暮楚，宿露餐風，無需挾此重資也。若肯俯納芻蕘，將此利物利人，不惟為

¹³ 未名，〈雄精酒斃二子〉，《申報》1872.07.02，第3版。按：以下的「命案」內容雖然是以這位祝由科醫師為主角，但和他的祝由術無關，故不引述。

¹⁴ 《申報》1875.04.19，第2版，〈異僧治疾〉。

道人作福，抑亦爲郎君延壽矣！」說完之後，「飄然竟去」。¹⁵這則報導不僅描述了這位祝由科醫者的流派（湖南）、身份（道士）和神奇的符法，也刻劃了他「不貪財」的形象，最後，報導者還評述說：「按：醫家之有祝由科，本在十三科之內。然亦有驗有不驗，如此道者，其果能著手成春歟！」¹⁶

四、江蘇揚州操湘音的無名老者

一八七六年，《申報》報導了一則題爲〈祝由科治病〉的新聞，敘述某月十一日午時發生在揚州教場街的一件意外事故。細節不說，內容主要是一位店夥計攀高取貨時不慎失足墜落，以致「腿骨已折，昏不知人」。衆人驚慌無策之際，突然有一外地來的老者，「操湘音」，告訴店主人說他能救活那名夥計，而且不收費用，只需店家配合治療。店家於是請他治療。老者乃「命取茶杯十一個，貯以清水。又命取大公雞一隻」，然後「戟指於杯中，各書符念呪」，完畢之後，便含水向傷者「嚥之，一嚥而微動，再而攢眉，五六而呻吟，七八而抖顫，十一杯嚥畢」，傷者便甦醒過來。接著，老者「左手取雞，右戟指以人股對雞股，凡畫數十次」，傷者覺得「痛不大，周身如麻木不仁者。」老者於是宣告治療成功，而那隻雞左股竟然彎曲了！¹⁷

故事主角顯然是那一位不知名、不知來歷的神秘老翁。報導者先是說：「辰州祝由科，實於醫道中別樹一幟。然世之托其名以走江湖者，無非藉以牟利，未必果精其術也」，報導的最後還附加一句：「其藝亦神矣哉！」¹⁸可見他相當讚賞這位可能是來自湖南的老者，因爲他並不「藉以牟利」，而且還精通祝由術。不過，那位老者其實並未自稱是祝由醫者。

五、江蘇蘇州煤船上的湖南某甲

一八七八年，《申報》有一則題爲〈平江雜事〉的新聞提到，有一位匠人在蘇州「上津橋沿河著屐而行」，因「雪凍地滑，失足翻跌，自岸上而滾至河灘」，以致「臂骨斷折，一時昏暈，不能行動。」剛好附近有一艘煤船，船上有一位湖南人（新聞以「湖南某甲」稱之）自願扶那位傷者上船，讓他躺臥在艙中，說道：「藥性遲，不如符之速也。」因此，便「畫符兩道，一貼於臂，一令焚灰吞服」，結果，「未及片時，躍然而起，臂亦無恙。」¹⁹

¹⁵ 未名，〈靈符療瘵〉，《申報》1876.06.21，第3版。

¹⁶ 未名，〈靈符療瘵〉，《申報》1876.06.21，第3版。按：這則報導還見於《新聞報》1894.06.04，第3版，只是標題改爲〈祝由治病〉，字句稍有不同，這似乎是一種「新聞抄襲」或是「舊聞重報」。

¹⁷ 未名，〈祝由科治病〉，《申報》1876.10.04，第2版。

¹⁸ 未名，〈祝由科治病〉，《申報》1876.10.04，第2版。按：這則報導還見於《申報》1919.06.04，第15版，只是標題改爲〈老申報：祝由科治病〉，似乎自稱是「舊聞重報」。

¹⁹ 未名，〈平江雜事〉，《申報》1878.01.23，第2版。

這是一則未名的湖南人以符法醫治嚴重骨折的成功案例，但是，報導人卻在這則新聞的最後加入「按」語說：「祝由治病，中華人本列諸十三科之中，然終未免荒誕不經也。」²⁰可見他認為這是祝由療法，而且他也知道這原本就列入醫學「十三科」之中，可是，他仍然認為這樣的療法「未免荒誕不經」。而從他使用「中華人」一語來看，報導人或許非中國人士。

六、江蘇蘇州烟館的舟子某甲

一八七八年，《申報》報導四月十八日的〈吳中近事〉提到有一人在烟館用炭火燒灼鐵條，打算通烟槍，卻「失手直刺脉門，腹背洞穿，人已暈絕，而鐵條則如矢穿札，尚未拔出」，當時剛好有「舟子某甲，在彼吸烟，見衆方張皇無可爲計」，便抓起傷者的手，「向之喃喃持咒」，咒畢，鐵條便立刻脫出。然後，他又「向瘡孔抹以吐沫」，傷者瞬間止痛，創傷處也隨之癒合。²¹

這也是一則未名的舟子以符法醫治嚴重意外的成功案例。報導人最後評論此事說：「或曰：此祝由科之流亞也，然則其術亦神矣哉！」²²這是將這名船夫視為祝由科醫者之流，並盛讚其神奇的醫術。

七、江蘇揚州浴堂的湖南老叟

一八八一年，《申報》有一篇題為〈神技述聞〉的雜文提到，在揚州新城安樂巷，有一宅院，修繕之時，兩名工匠不慎從高處墜落，一名頭破腦流，另一名則斷骨。衆人驚慌無策之際，剛好有一名「湖南老叟」從附近的浴堂洗罷出來，看見之後說：「尚易治。」於是「取水十三盃，書符誦咒，以水灌入兩匠之口，灌畢」，一名「腦止不流」，另一名的骨頭也接續，他還交代：「安養七日，即可全愈。」旁觀的一名老乞丐見狀，「痛哭伏地」，請他救治因「爲他人下鋤，誤傷斷其三足指，今臥病不起」的兒子。湖南老叟因「衆人再三代懇」，便請老丐將其兒子帶來，然後「如法治之，亦許七日可痊。」當地有人聽聞之後，知道這是「真辰州符」，「欲師其術以濟世」，可惜趕去拜師之時，老叟已經不知去向。²³

這顯然在為「辰州符」（祝由術）的醫者宣揚「神技」，不過，作者自己也坦承：「此係友人所述，未知確否。」然而，他認為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種醫術的「靈妙」簡直就是「返魂香」。²⁴

²⁰ 未名，〈平江雜事〉，《申報》1878.01.23，第2版。

²¹ 未名，〈吳中近事〉，《申報》1878.05.03，第2版。

²² 未名，〈吳中近事〉，《申報》1878.05.03，第2版。

²³ 未名，〈神技述聞〉，《申報》1881.04.29，第2版至第3版。

²⁴ 未名，〈神技述聞〉，《申報》1881.04.29，第2版至第3版。

八、江蘇揚州的邵姓湖南人

一八八二年，《申報》報導一則九月三日揚州蓮性寺白塔重建工程的〈鷹架失足〉意外事故，提到有兩名搭鷹架的工人從高空墜落，「同時斃命」。但是，請了一位醫者：

係湖南人姓邵，年約三十許。熟視跌斃之二人，命取二小猪縛之。邵即以粗盥十三隻盛水，畫符，吸水噴之，噴至五盥，人始動，猪即伏而不動。至十盥，目始開，呻吟不已。至十三盥，兩人皆大叫一聲，而猪亦大嚎。邵曰：「無憂，命可保矣！當調理百日，勿動氣。」言畢而去。²⁵

這是成功的治療案例，手法就是「移疾」（將傷害轉移到豬身上）。而這位醫者，並不收取任何酬勞。報導人根據旁人的說法，推斷「邵姓之術，殆即祝由科也。」²⁶

九、江蘇南京萬春客棧的先生

一八八三年，《申報》在一篇題為〈建業近事〉的報導中提到，有一群人「扛一腹番番然大如五斗甕者，止於萬春客棧之門，請某先生醫治」，那位「先生」於是「為之咒符詛水，一如其法」，不久之後，那名患者便開始腹鳴、排氣，「立起捫其腹，爽然若失」，自稱「九死一生者三年矣，不圖今日忽逢扁鵲。」報導人認為「祝由科之療疾也，僅以白水書符令病者依法服之，可以奏手立效」，「是可謂難術矣！」²⁷

十、福建的廣東女醫

一八八三年，《申報》在一篇題為〈閩中郵音〉的報導中提到福建的陸路提督關軍門，七月的時候「背疽大發，醫皆束手。」後來「由廣東延一女醫至署，效祝由科畫符寄瘡之術，僅半月竟獲收功。」「不料收功太早，毒氣內蘊，八月初五日，身復發熱，服藥未見效驗。」關軍門有位認識的親戚在稅釐局擔任高官，「亦知醫理」，便替他診治，開了「白虎湯」，結果，服藥二天就「溘然長逝」。²⁸前後兩名醫者，一用祝由，一用湯藥，結果一生一死，高下立判。

十一、上海的祝由科張錦春

一八八三年，《申報》在一篇題為〈法界公堂瑣案〉的報導中提到一些上海的司法案件，其中一件是一名楊氏婦人「六月託言出外就醫，捲物而遁」，其夫報官，在

²⁵ 未名，〈鷹架失足〉，《申報》1882.09.24，第3版。

²⁶ 未名，〈鷹架失足〉，《申報》1882.09.24，第3版。

²⁷ 未名，〈建業近事〉，《申報》1883.03.19，第1版至第2版。

²⁸ 未名，〈閩中郵音〉，《申報》1883.10.15，第3版。

川南棧內捕獲楊氏「與該棧主並臥在床」。審訊時，楊氏供稱「因染患心痛，請川南棧內祝由科張錦春醫治」，才會到客棧去。結局就不轉述，楊氏是否真的有病而去就醫也可以不論。²⁹總之，可以確知的是，川南棧內確實是有祝由科醫者駐診，就像前述的南京萬春客棧一樣。

十二、江蘇蘇州客棧的外科醫生

一八八六年，《申報》在一篇題為〈章門瑣語〉的報導中提到，「近日來一外科醫生，寄寓在江蘇巡撫衙門（在蘇州城）「西轅門外某客棧」，「凡內傷則化符吞之，外傷則用水噴之，無不應手奏效，並不索取一錢。通城驚為神醫。」報導人認為這就是「湖南之祝由科」。³⁰這也是在客棧駐診的例子。只是他不收錢，不知如何維生。

十三、安徽蕪湖的辰州過客

一八八七年，《申報》在一篇題為〈赭山秋旭〉的報導中提到，蕪湖有一位婦人，「不知因何，將大鐵針插入面部，深二寸有奇，鮮血淋漓，腫如五石瓠，醫家皆無能為力。延之日久，惟有坐以待斃而已。」有一天，忽然「有客過其門，狀甚藍縷，楚產也。」看見婦人哀號狀，問悉情由之後，說：「是無妨，吾有法治之，包管汝立時可愈也。」但婦人苦惱沒錢付費，不過，那位過客卻笑曰：「所謂醫者，原以濟世也。若動輒索酬，則亦如上海所謂時髦郎中矣！先存牟利之心，能得心而應手乎？」說完之後，便「向婦面上口講指畫，針忽脫穎而出，毫無痛苦，皮肉亦完好如常。」婦人想要致謝時，那人「已飄然而去」。一時之間，鄰里都稱曰「神仙」。也有人说：「客係湖南辰州人，專以祝由科治疾，其術例不得取錢，取錢則不驗。」報導人對於這種「取錢」禁忌的說法則不置可否。³¹值得注意的是，那位過客批評上海所謂的「時髦郎中」「動輒索酬」，可見當時上海有些醫者已有「貪財好利」的負面形象。至於「時髦郎中」是指新式的西洋醫生還是轉型後的民間醫者（包括祝由科），則待查考。

十四、浙江杭州看戲的路人

一八八八年，《申報》在一篇題為〈符咒愈病〉的報導中提到，杭州城有一戶人家嫁女，婚禮中，有一名幫忙的人某甲「忽然橫倒在地，不省人事」，眾人「手忙腳亂」，「不識為何病」。當時剛好有一名去「梅青院看戲」的某乙，在回家的路上經過該處，看見情形，便「以碗盛清水，向水念咒畫符」，「命人將甲扶起，坐椅上，將水

²⁹ 未名，〈法界公堂瑣案〉，《申報》1883.10.17，第3版。

³⁰ 未名，〈章門瑣語〉，《申報》1886.01.29，第2版。

³¹ 未名，〈赭山秋旭〉，《申報》1887.11.10，第2版。

連拍其頂與面，甲乃如夢初醒，喊叫疼痛」，然後請人將患者抬回家，說只要「靜臥一夜，病自愈矣」。隔天，果然痊癒。而這位醫者「留之飲不肯，酬以貲不受，問其姓名亦不告」，飄然而去。報導人認為他可能就是所謂的祝由科。³²

十五、浙江杭州街頭擺攤的祝由科

一八九二年，《申報》在一篇題為〈西泠梅訊〉的報導中提到，杭州城「有祝由科，沿途擺設攤場，書符念咒醫人疾病。」有一名婦人「左乳紅腫，乳頭腐爛，膿血淋漓，痛不可忍」，於是請祝由科診治。該名祝由科醫者的治療過程如下：

用清水一碗，黃紙書符，燒灰入於水中，左旋作圈，令婦吞之。復用水一碗，念咒灑於乳上紅腫處，漸灑漸消，而乳頭漸大如鷄卵。更向粉壁上畫一墨圈，其大小與乳頭相若，漸畫漸小，約數十圈，其小如豆，出利刃將壁上圈中直刺深一分許，回顧乳頭已破，膿血泉湧而出，片刻其病若失。惟乳頭有小孔，復以黃紙書符念咒貼孔上，謂三日後結痂而愈矣。

最後，婦人只付了「香燭錢四百文」。報導人不禁讚嘆說：「嘻！術何神哉！」。³³這種手法其實也見於當時流通的「祝由書」中，也可以歸類為「徙瘡」（寄瘡；移疾）的法術。

十六、江蘇南京的湖南辰州人

一八九三年，《申報》在一篇題為〈花雨岡摩記〉的報導中提到，南京金陵門西邊有一戶殷姓人家，家中灶室年久失修，被積雪壓垮，一名幫傭的老嫗「正作午炊，壓於斷瓦零磚之下，啓而視之，額角涔涔血出，聲息俱無矣！」正要準備棺殮時，喧嚷之間，有某甲者「行過門外，隨鄰人入觀，見嫗傷不甚重，撫之膚革猶溫」，便要「主人勿懼，令取清水一盂，戟手誦咒，研硃書符，焚而投諸盂中，然後含水嚥嫗面，復以餘瀝滴口中」，「約一時許，鼻息漸出，又一時許，眼珠能轉。」某甲乃笑曰：「今可請傷科診治，當有生機矣！」說完之後，「不索謝而去。」有認識他的人說：「甲係湖南辰州人，素習祝由科，往往有起死回生之妙。」報導人也讚嘆說：「嘻！技至此亦神矣哉！」³⁴

十七、江西南昌的醫生徐某

一八九三年，《新聞報》在一篇題為〈靈符治病〉的報導中提到，江西省會南昌「有醫生徐某者，精祝由科，以符水為人治病，輒有效驗。」十月的時候，「有席某家

³² 未名，〈符咒愈病〉，《申報》1888.01.30，第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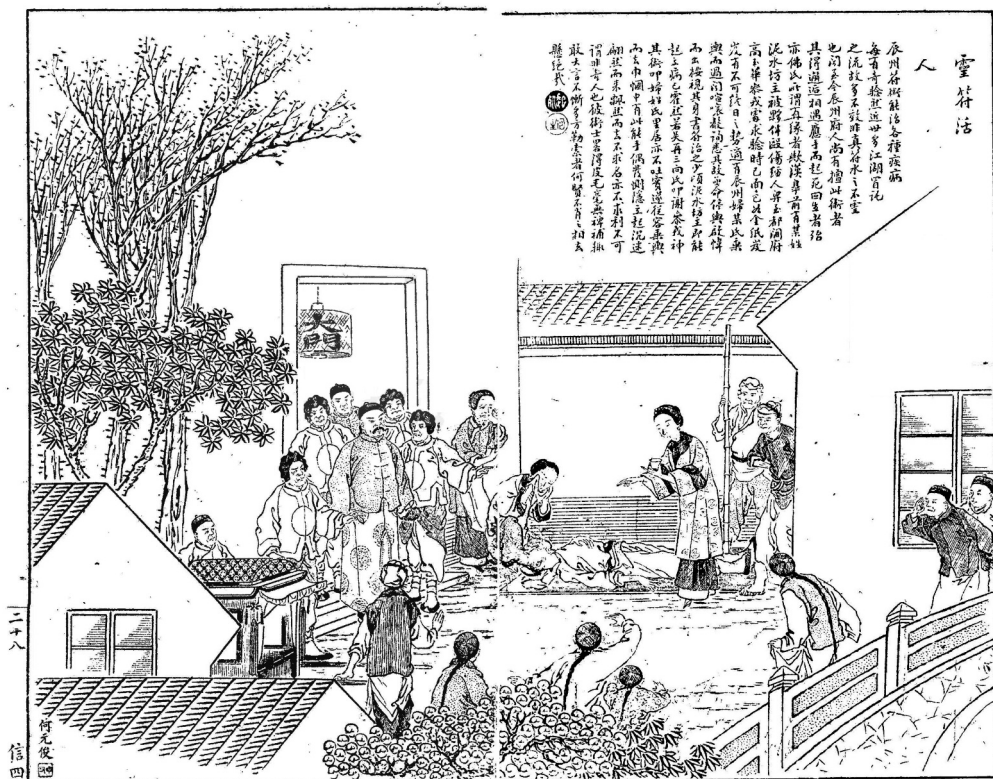
³³ 未名，〈西泠梅訊〉，《申報》1892.01.07，第2版。

³⁴ 未名，〈花雨岡摩記〉，《申報》1893.02.03，第2版。

產子，三日不下，合家惶恐，遍請名醫，無能奏效。」後來請徐某診治，結果只燒了三張符讓產婦服下，胎兒便呱呱墜地。遺憾的是，「未生以前，穩婆竟將鐵鉤入產門鉤出，至是孩雖下地而後腦血流如注，傾刻而斃。」產婦看見之後，「大傷厥心，忽然血暈」，徐某於是「再為畫符施救，良久醒回」，安然無恙。報導人不禁稱讚說：「然則祝由科如徐者，其術亦靈矣哉！」³⁵

十八、湖北漢口的辰州婦

一八九六年，《點石齋畫報》在一篇題為〈靈符活人〉的報導中說：「辰州符術能治各種疾病，每有奇驗。然近世多江湖冒託之流，故多不效，非真符水之不靈也。」報導人還指出「今辰州府人尚有擅此術者」，可以「起死回生」，並舉例說道，漢口有一位汲水坊主「被夥伴毆傷」，「已面色如金紙、岌岌可危」，剛好「有辰州婦某氏乘輿而過」，「書符治之」，「少頃，汲水坊主即能起」，「病已霍然若失」。有人「神其術」，問她「姓氏、里居」，結果，婦人堅持不說，「從容乘輿而去」。報導人評論此事說：「巾幗中有此能手」，「不求名亦不求利，不可謂非奇人也。彼術士略得皮毛，毫無裨補，輒敢大言不慚，多方勒索者，何賢不肖之相去懸絕哉！」³⁶這也有替辰州符辯駁之意。



〈靈符活人〉，《點石齋畫報大全》信集·四期，頁 28

³⁵ 未名，〈靈符治病〉，《新聞報》1893.11.13，第 2 版。

³⁶ 未名，〈靈符活人〉，《點石齋畫報》信集·四期（1896）（收入《點石齋畫報大全》，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10），頁 28。

十九、江西南昌的鄂人許友麟

一九一九年，《民意日報》在一篇題為〈祝由科尚有傳人〉的報導中提到，有一位湖北人許友麟，曾任江西廣昌緝私卡委員，自局長卸任後，被調到省會（南昌）「另候委差」，因賦閒無事，且需收入，而他「平日曾習祝由科治病，不需藥餌，專以符水治療，屢著奇驗。」因此，便以行醫維生。有一位婦人「夙有氣蠱之症，發則呼號輾轉，慘不忍睹。其尤劇時，則木呆齒緊，手足伸張，作垂絕狀」，多方醫治都無效，經親戚介紹後，許君前往診治：

入門時，該病婦坐在藤椅，因痛楚不寧，有兩婦人在傍按擦之，使不顛蹶。許見狀即問曰：「痛否？」答曰：「痛也。」許戟指呼曰：「止。」又問曰：「痛否？」答曰：「不痛矣。」于是許即以盃盛淨水，戟指畫符，口中喃喃有詞，祝良久，持與病婦飲，飲後，鼾聲作矣。

據傳，「疾者云不寢不食者三日矣」，因此，報導人說：「許片刻之間能使沉痾立起，術亦神矣哉！」³⁷這是政府官員迫於生計兼任祝由科醫者的罕見例子。

二十、山東祝由科

一九二〇年，《青年雜誌》刊載了一篇益志所撰〈祝由科〉，提到一位山東人李鑑，「舉孝廉，公車北上，中途跌傷，折而歸，百治不效。」同鄉有一位祝由科者，「善治傷」，因此便請他醫治。祝由科者允諾，並要旁人：「扶病者行，由緩而速，不竭不息。」有一天，行走「速倍，蕩將十匝」，祝由科者忽然將「病者提起一擲」，「病者痛極而暈」，但一醒來，「病若失」。問他何以會如此，祝由科者「不答」，最後，「謝以金，辭而去」。³⁸

有趣的是，一九二二年，《大世界》以〈祝由科〉為題又刊載了這件事，但作者只題「前人」，而且，在文章的最後說：「謝以金，揮首不顧而去」，³⁹似乎暗示那位醫者並未收下「謝金」。

二十一、上海某甲

一九二四年，《大世界》刊載了一篇同蒲所撰的〈祝由科〉，說道「湖南辰州之祝由科術，頗奇異，余嘗目擊其療病之神，有令人不可思議者。」他舉的案例有二，其一：

³⁷ 未名，〈祝由科尚有傳人〉，《民意日報》1919.10.30，第5版。

³⁸ 益志，〈祝由科〉，《青年雜誌》1（1920）：15-16。

³⁹ 前人，〈祝由科〉，《大世界》1922.01.12，第3版。

上海城東之某姓婦，患乳癰頗劇，良醫束手。某甲習祝由科術，聞之而自薦。即於壁上繪一圖，令婦凝視，然後執筆聚神，將圈自外而內成螺旋狀，適如乳形，至中心點如乳頭處，出刀用力一劃，隨見彼婦乳際之膿直射而出，膿盡，病竟霍然。

其二：

又甬人某患人面瘡，痛不可忍，日且供瘡口之肉若干。聞某善祝由科術，輿之來。彼於壁上繪股形，又加繪人面瘡狀於此股，然後以刀削之，曰：「去。」而某之瘡已連根拔去，毫無痛苦，其患若失。

這都是運用「徙瘡」和「代形」的法術。最後作者評論說：「今催眠術療病，具著神奇，各國之具博士學識者，多專科深究其理，但祝由科祇知其當然，而催眠術務究其所以然耳。」^{④⑩}這不只是將祝由術和催眠術的神奇相提並論，也提到兩者的根本差異在於祝由科者不探討、講述其「醫理」。

二十二、浙江紹興的僕人與湖北漢陽的術者

一九二五年，《大世界》刊載了一篇碧岑所撰的〈春萌室漫筆：祝由科〉，說道：「祝由為醫家十三科之一，以符籙治病，其靈驗者，雖疑難雜症，無不應手而效。習是科者，必先誓不以此圖利，而心術尤須閒邪存正，否則必膺神殛。」他舉例說：

滬上某錢莊，值市潮，業將敗，使友收債於湖南。隨行一老僕。僕素聞祝由之異，辰州人尚有傳其術者，自念莊事已敗，己亦失業，不如習此，庶可餬口四方。輾轉覓得一師，踵門請學。謂「行術何地，為時幾年，先須言定。越界逾時，術均不驗。」僕紹興人，曰：「吾行於越耳，期以兩年。」師令設誓，始授以術。習之五月，曰：「汝可行矣。」僕既歸，行術於其鄉。每晨就城隍廟設攤，以利刀剗舌，血涔涔而下，取血書符，符成而血即止，蓋以此號召觀者。其為人治病，亦刺血作符，別剪紙作人形，按患處而咒之，輒得奇效。癰疽須割治者，則以刀施於人形之紙。患者毫不知覺，而腐肉敗膿，如經刺刮，人皆神之。一日，循例詣設攤處，仍以刀剗舌，刀甫下，覺奇痛不可忍，暈而踣。其友負以歸家，久之始甦，創處血出不止，持咒無效。訝甚。冥索既久，始悟行術至此適屆二年，固與曩日所約，一日不爽也。延醫治舌創，月餘始愈。

這是紹興僕人轉業為祝由醫者的例子，他拜師辰州人，醫術主要是用血符、「代形」和「徙瘡」法術，但其行醫的地點和時期都必須遵循拜師時的誓約。最後，作者交代其訊息的來源說：「此洪君雨甸所言。僕其舊識也。」^{④⑪}

^{④⑩} 同蒲，〈祝由科〉，《大世界》1924.04.26，第2版。

^{④⑪} 碧岑，〈春萌室漫筆：祝由科〉，《大世界》1925.02.15，第2版。

此外，作者還舉了一則辰州符術的醫療故事，訊息來源是在漢冶平礦公司（漢陽）擔任橋樑工程師的李祖範，據說，有一天，公司正在施工造橋，結果，「偶一不慎，鋼板猝墮」，一名工匠「一足受壓」，「五趾立糜」，「痛極仆地」。剛好有一名術者過而見之，於是：

持杯水戟指而咒，既而扶匠疾行，已隨之其後，且行且咒。約半里許，匠能自步。里許，不藉人扶。又半里，術者曰：「愈矣。」創處俱合，不覺痛苦。

最後，作者推斷：「蓋亦辰州符之術也。」⁴²

二十三、浙江湖州德清縣的銀匠

一九二五年，《大世界》刊載了一篇漱石生所撰的〈退醒廬筆記：祝由科治瘋犬噬人〉，文章先是說：「相傳瘋犬噬人，被噬者腹中必孕小犬。嚙及臟腑，痛不可忍，狀類狂易而斃。語甚怪誕，殊令人不可思議。」其後便舉例說：

湖州德清縣城內某紳家，有婢為瘋犬所噬，腹痛如絞，延醫療治罔效。幾瀕於危。有素業銀匠之某甲，自言幼曾習祝由科，可以符咒施治。紳姑召之使來。匠偕婢至被噬之處，於當地取土一撮，戟指書符，默誦咒語，隨以此土揉婢創處。越數分鐘，土黏結而成丸。擘開視之，竟有黑色之犬毛數莖。易土復揉，復如之。若是者至第四次。毛已無有。匠曰：「愈矣。」婢之腹痛果止。紳目覩大異之，酬匠以金，匠不受而去，謂：「受金後，恐此術罔效。」

這是銀匠兼任祝由醫者醫治「狂犬病」的例子。但文章的重點之一是在強調祝由醫者「不受金」的傳說，作者最後還說：「蓋祝由科戒貪得，故近日以此科行道，勒索酬儀者，大半無驗也。」⁴³

二十四、上海的茅山道士楊氏

一九二五年，《飛鸞報》刊載了一篇金智周所撰的〈祝由試術記〉，陳述作者接受祝由療法的親身體驗。文章先是說：「祝由者，祝由科也。能以符咒治人病，其驗如神。其尤靈者，為移疽法，以人之疾移之牲畜身上是也。茲篇所記，乃余親身所歷，以試其術也。」以下便是他的經歷：

今春，余背患一搭手疽，似欲生者，遍請中西名醫，咸說必生無疑矣。於是時，歛來一祝由科者，可移百疽。余姑請其來家，以試其術焉。祝由科姓楊，身長而黝黑，雙目炯炯有光，狀如道士。問之，果茅山道士之改業也。楊至余

⁴² 碧岑，〈春萌室漫筆：祝由科〉，《大世界》1925.02.15，第2版。

⁴³ 漱石生，〈退醒廬筆記：祝由科治瘋犬噬人〉，《大世界》1925.03.26，第2版。

家，出一箱，內藏應用物。設一香案，上懸祖師像，中置行術器具。燃燈後，手搖一銅環，鈴鈴作聲。口中喃喃作咒語，禱畢，取黃紙一條，香一熏紙，紙便出現火痕、「香資七元七角七分」及「元寶八串」等字樣。有人謂其紙上有藥水字，故能以香烟熏出字痕，不知確否。楊乃持紙問余願否，余領之。楊又告於神前，以刀割己舌，取血書符十數頁，又剪紙人一，背上加以黑圈，似疽然，釘紙人於壁上。於是令余去衣，以符黏余患處。手持刀割紙人之疽，而余身之疽歛流毒血，此適借刀割疽也。須臾，楊再以止血符黏之，血果止矣。楊又請以牲畜替代，遂與雄雞一。楊持其雙翅，在香上默禱、默誦咒，咒已，以釘釘雞在牆懸掛。注視之，釘以雞眼中穿入牆，血尚流不止。約半小時，取下雞，誦還生咒，以符裹雞頸，須臾雞果生矣！楊又取下牆上紙人，囑言和入麵包，以作犬食，可以疽移至犬身。後果如言，不亦奇乎！⁴⁴

這是很罕見的病人所寫的「醫案」（病案），而且對於醫療的過程和細節描述相當清楚，可以和祝由書中所載的類似療法對比。

總之，這是一位茅山道士轉業為祝由醫者的醫療故事，他所用的法術也是當時流行的符咒「移疾」和「代形」之法。而在治療之前，利用類似魔術的手法，先言明收費標準，並取得病人同意才施術，也頗有趣。

二十五、浙江海寧的祝由世醫

一九二六年，有一位海寧（今浙江嘉興海寧市）人吳迂，在《社會日報》撰文敘述自己的「祝由科經驗」，文中提到：

前數年，余之姪女方五齡，尚付乳媪管理，夏季忽患蛇纏毒。僕婦無知，誤為蚊嚙，越三日始告主人。而繁滋徧背，已循行左右兩脇，延及氣口，厥狀至惡，宛如蛇革。按脉浮散，神識已昏。余思此證，未見經傳，勢且垂殆，設非捷徑方法，湯劑奚能急救。一時又無良醫就商，正徬徨間，承鄰居張姬走告曰：探聞硤石鎮王港橋有祝由世醫某（其姓已不審記，人方壯歲，必尚存在），經驗素著，曷勿就治。余聆其語，適中所懷，因立僱專足前往延之。醫至，審視曰：「蛇首未入心窩，可救。」遂焚香漱沐，施行勅勒。病者受治，呼吸頓調，當晚無苦，明晨起視，則斑斕之色盡退，毒已結痂，三日痂脫，喜告全愈。此皆鄙人親歷之事，非援諸道聽塗說者。⁴⁵

這位醫師是祝由科的「世醫」，治療的是一位罹患「蛇纏毒」（今日稱之為「帶狀疱疹」）的五歲幼女，所用的方法只有「勅勒」（符咒）。

⁴⁴ 金智周，〈祝由試術記〉，《飛鵲報》1925.10.03，第3版。

⁴⁵ 吳迂，〈祝由科經驗紀實〉，《社會日報》1926.03.13，第3版。

二十六、上海操湘音的吳伯林

一九二六年，《申報》刊載了一篇隻園所撰的〈記祝由科治瘤〉，提到作者鄰家一位少女「髻罅有一贅瘤」，已經有三年了，今年贅瘤突然暴長，導致行動困難，而因中、西醫的醫療建議不同，遲遲無法決定，遷延一個多月，病情更加嚴重，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附近有「蓬首垢面者，手搖虎刺，彳亍巷尾」，「操湘音」說是「祝由科也，能治怪症。」少女的母親於是請他到家醫治，鄰人聽聞之後都來圍觀，醫者先是請大家不要喧嘩，然後：

先移一榻至，使病者仰臥，覆以衾，……出藥敷瘤之四匝，戟指畫符者再，於是捕一母鷄，咒之使勿動。啓篋，出鐵釘長寸許，穿鷄眼左角，釘於壁，無些微血痕，但戟指畫符，畫愈捷，口喃喃有聲，鷄亦膊腦兩翼，若甚痛楚然。俄而髻漸粗起一粒如粟，再畫再念，如粟者如豆，又如龍眼、如胡桃，紅且腫。醫者又啓篋，出利刀薄於紙，削鷄髻，不一瞬，如胡桃者墮矣。女在牀亦大聲呼號，而疣隨藥落，血溢蓐簀。醫者歛各具，釋鷄去，贈母以藥，曰：「無飲醋。」酬以資，不受。叩其姓名，曰：「吳伯林。」觀者咸贊歎。……次日，女步武如常人，問其奏刀時如何，曰：「冷氣四逼，使人一噤而已。」

這位醫者大概是來自湖南的「鈴醫」，用的是符咒「徙瘡」於動物的手法，但不收酬謝是比較奇特的。最後，作者說：「祝由為十三科之冠，特失傳已久耳。此術士不以技弋利，可記也」，「市上祝由科焉足以語此」。⁴⁶

二十七、江蘇蘇州的辰州祝由科胡某

一九二七年，《申報》刊載了一篇嵐光所撰的〈吳門最近之二奇事〉，提到二則祝由科的醫療事例。其一發生在蘇州的「永善殯舍」，有一位前往奠弔死者的邱君，「方讀祭文時，忽倒於地，目瞪口歪，遺溺滿地，狀似中風。急倩醫士診治，久未見效。」有人說有一位「辰州祝由科胡某者，擅奇術，能以符籙療病」，便請他來醫治。胡某到達之後：

設壇禱祀，口中喃喃有辭，繪符而焚之，以水送符邱某口中，復以掌摑邱腦後，斯須，邱目漸動，口吻掀闔，潏然汗出，遽然遂醒，病已愈矣。

這是以符咒治療急症，起死回生的案例。

第二個案例的病人是作者的朋友孫君之子，「年方弱冠，患咯血之症，業已兩載」，聽說胡某的神技之後，也請他診療：

⁴⁶ 隻園，〈記祝由科治瘤〉，《申報》1926.03.29，第11版。

胡令設高壇一，陳牲醴，焚香燭，繪符咒唸，叩頭如搗蒜。……胡某咒唸既畢，忽見火燄裊裊似蛇龍，剎那頃，怪風歛起，一束之香，突自爐中躍起，約尺有咫，燭燄輝輝發奇光。時予與吾友駭甚，胡某袖出小匕首一，割刺其舌尖，血涔涔下，蘸之繕書一符，付吾友，令焚灰飲其子，疾可瘳也。至今已月餘，果未見其子復吐紅。

作者親眼目睹了整個醫療過程，在文章最後說道：「技亦神怪也哉！」⁴⁷

二十八、湖南朱亨的文滿爹

一九二九年，《申報》刊載了一篇陶令所撰的〈記祝由科〉。作者首先說明他要介紹祝由科的動機：

催眠術療病，為文明國法所不禁，且認為一種哲學生理學，專門研究，書報汗牛。吾國固有祝由科醫，湖南尤盛，術至神奇。顧其人大抵農工樸愿，固守師傳狃隘之道德，老死山鄉，不解江湖賣誕宣傳，亦遂無人與為探討，表章問世。實遺憾也。

這是受到外來「催眠術」的刺激，又感嘆無人探討本土的祝由科，因此希望藉此表彰一下。接著，他便敘述自己在湘南朱亨（今湖南株洲市淶口區朱亨鎮）親身目睹的一段往事：

予幼時侍任湘南之朱亨稅卡，目覩一事。卡鄰客店主婦墮樓，折其一腕，呼號痛苦，全身肉顫，慘至不忍聞觀，醫藥無效，求治法師，眾謂非文滿爹莫屬。……滿爹。祝由科也，衡州人，業木排，沿湘河上下，常過朱亨。時正泊宿，延之來。時盛夏，薄暮矣。滿爹年事五十以來，葛衣蒲扇，盎然慈善。入室視婦，曰：「不要緊。骨節鬬笋處錯出，將笋鬥好便愈。」……時主人多備香燭、三牲及硃盒筆紙，為法師祀神符錄之用。滿爹一切斥去，第令汲井水三巨碗，置案端。身坐案側，為狀至肅。低頭瞑目，如僧入定。可一句鐘，命以水一碗飲婦，並囑主人備木夾板二、帶一，為札縛傷腕之用。主人諾之而有艱色。滿爹又入定矣。歷一句鐘，以第二碗水飲婦。又一句鐘，婦罄飲三巨碗之水。問：「板帶備否？」主人囁嚅言：「板縛恐疼不勝。」……時已二更，無從得木版，乃劈錢版代用。滿爹乃就婦牀按摩傷腕，伸之欲其直，屈之欲其曲。……其初臂反戾者，至是漸復原狀。乃用布帶縛此粗笨之木版於腕，以手掀之，用力由輕而重。久之，掀以雙手，貫注全身之力。最後以膝跪於木版之上，諦聽骨節，吱略有聲。觀者吐舌，婦固冥然罔覺。既而滿爹拱手曰：「恭喜！愈矣。」予後數日過此店，婦已操作如常云。

⁴⁷ 嵐光，〈吳門最近之二奇事〉，《申報》1927.07.25，第13版。

這是用咒水和「正骨」的手法治療「錯骨」的醫案紀錄。報導者的感想是：「此事接骨尚不奇，奇莫奇於平淡之凉水，能解除鉅創深痛。聽其施治，斯則神秘不可思議矣。」當時，他還詢問「滿爹祝由科來歷」，剛開始覺得「其言妄誕不經」，但經過「多年回憶考索」，卻覺得「似饒有理致，不容斥為神話」。至於文滿爹所說的內容，作者轉述如下：

祝由祖師，周朝人，姜太公點將，封於楚。本學道修仙，不食昇舉。因外夷造反，留軍治傷。即今所傳之醫術是。除七情六慾，凡病皆可醫。病重者方用刀圭、符咒，若店主婦乃最輕易者耳。外夷為鼓陣，祖師為霧陣破之。祖師又有咒賊之術，殺一羊能死賊百人，一牛能死千人云云。

對於這段話，作者別有一番註解，認為「祝由祖師」就是楚人的先祖祝熊或祝融，「鼓陣」其實就是狐狸的「放蠱」，「霧陣」和「咒賊」之術，也早見於漢代的文獻，「自古而然」，並非胡說。他所惋惜的是「其方術授受，絕少通人，無由得其系統及奧妙耳」。⁴⁸

二十九、江蘇無錫梁溪酒樓的金姓客人

一九三一年，《天津商報圖畫半週刊》刊載了一篇公遠所撰的〈祝由科誌異〉。作者首先指出：

祝由科一道，事涉神怪，固不可信其有，而又不可必其無。彼懸壺問以求售者，不待言而知為假，然真者亦不多觀，即觀之，亦不知其為祝由科，大抵須視人有緣與否也。且其術亦不輕傳人，非經被幾度之審查，始得受業，受業時，又須至其祖師前設誓，從此醫人病不收酬報，苟違此戒，斬絕子孫等語。故業此者，皆萍蹤無定，孤棲畢世，亦不可思議之學術也。

這是在強調真的祝由科不易碰到或識別，而這一科的傳承也有不少禁忌，最重要的是「醫人病不收酬報」。接著，他便介紹一件發生在梁溪（今江蘇無錫梁溪區）的「醫案」：

梁溪黃某，以商業起家，擁資頗豐，中年後，……乃悠游園林，……詎積勞成疾，忽患痰創，諸醫束手。某日，黃飲于酒樓，忽一客入衣衫襤褸，面貌至溫，既坐，與黃談頗洽。適黃疾作，垂首呻吟。客詰其苦，具以告。客請為之醫。……黃躊躇不能決，客催益力，不得已，裸一臂而示之，則腕潰一穴，大如核桃，濃血傾注，穢不可近。客乃駢兩指喃喃劃唸，少選，作勢攫向遙擲之，落于柱，戛然有聲，復唸如前，曰：「愈矣。」黃覺其痛立止，捫之，創

⁴⁸ 陶令，〈記祝由科〉，《申報》1929.03.19，第17版。

口已合，唯有縫而赤著，存焉。大喜邀至其家，辭以醉不能行。酬以金，亦不受。尋其里居姓氏，僅言姓金。叩其術，則曰：「不足為外人道也。」言已竟去。⁴⁹

這一位「衣衫襤褸」的醫者，基本上只用指訣和咒語，在酒樓就將患者的膿瘡移到柱上，而且並未因為患者是富翁就接受其邀約、酬謝，也未進一步交往，完全吻合作者認知的「祝由科」模範。

三十、上海醫者俞華龍

一九三二年，《時代日報》刊載了一篇記者芳君所撰的〈祝由科俞華龍奇談〉，他首先說道：

鬼神符咒之說，在此科學昌明時代，有識者或不盡信。惟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世間物理，故不能以管窺之見，一筆抹煞也。相傳湖南辰州間人，精於符籙，力能呼神役鬼，治病延年。行其術者，號曰祝由科，為人治疾，不取資，據其自言，如取人一介財物，則術即失靈，故世人多尊敬之。惟其術日久失傳，能者已少。近市間所懸牌問世者，不過略得此道之皮毛，未嘗得真實之秘訣也。⁵⁰

這是先言明在「科學昌明時代」何以要談「祝由科」的緣由，也承認當時「能者已少」，同時強調此科醫者不能「取人一介財物」。其後，他便介紹上海的一位醫者俞華龍：

最近記者得友人之介，識一醫者，名俞華龍。自言少時遊龍虎山，遇奇人授以符籙治病之法，歸後揣摩，遂精其術，從此挾藝遊行天下，濟人無數。此次偶過海上，友人勸其小駐，以結善緣。俞從之，乃設診所於勞合路白克路口恆清里二號，小試其技，其治外科最靈。嘗有一人患腫毒者，俞施以符咒，能將瘡毒移至牲畜或樹木上，見者莫不嘆為奇事，且聞俞於其他一切奇怪及精神疾病，凡醫生所不能著手者，皆能奏效。一概不取醫費，可謂難能，因誌之，以待患者之所訪問焉。⁵¹

由此可知，這位醫者自稱是在龍虎山獲傳祝由術，並四處行醫，當時在上海開設診所，最擅外科，而其手法就是「徙瘡」（移疾於牲畜或樹木之上），此外，他也能治「一切奇怪及精神疾病」，更重要的是他「一概不取醫費」。

⁴⁹ 公遠，〈祝由科誌異〉，《天津商報圖畫半週刊》1.41（天津，1931）：1。

⁵⁰ 芳君，〈祝由科俞華龍奇談〉，《時代日報》1932.11.25，第2版。

⁵¹ 芳君，〈祝由科俞華龍奇談〉，《時代日報》1932.11.25，第2版。

這看似是一篇採訪報導，但是，若翻閱當時報紙，就可看到這位俞華龍經常刊登醫療廣告、招攬病患，絕不是「義診」的醫者。而且，一九三二年，《社會日報》又刊載了一篇「陽」所撰的〈祝由科與俞華龍〉說：

世俗每稱符籙，必曰辰州符，因知辰州之符必有相當靈異。按：辰州符即產自湖南辰州，該地人十皆精此道，能以符籙治病。今之祝由科，即其流亞也。善斯術者，能以人身之疾病，移之於樹木或牲畜之上，惟日久失傳，能此者殊不多見耳。乃近一名俞華龍者，設診所於勞合路白克路之恆青里二號，據談，即為一祝由科名家，能以符籙治病。凡患者求治，不取醫費，僅收香金。則以祝由科如獵取人財，即失靈效。聞往求術者，多有奇驗。或謂：俞即略得辰州符之秘訣者云。⁵²

兩則「新聞」相差七日，診所地址一樣，宣傳的手法一樣，但在收費的說法方面，已經從「一概不取醫費」改為「不取醫費，僅收香金」，實質上還是收費的。可見這兩則報導頗類似「廣告」。

三十一、湖南鄭法師

一九三二年，《天風報》刊載了一位「龍」所撰的〈辰州符惠及王元龍〉的雜文，文中提到其弟王元龍去年「攝武俠片，脛骨負傷，每值陰雨，必隱隱作痛」，日前遊湘，因事務繁忙，加上「酌酢游覽，感受勞頓」，以致「舊恙旋發旋愈」。經在地朋友介紹一位鄭法師，「以辰州符醫愈」，方法非常簡單，只是「書符籙」「置鉢中，用活雞一隻，取頭和白水煮之，候溫服下，即霍然矣」。經過一個多月，都「未曾復犯」。這是王元龍在信中之所述之事，作者稱之為「神術」。⁵³

三十二、河南登封市的嵩廟老者

一九三三年，《天風報》刊載了一位「聽雨」所撰的〈再誌祝由科〉的雜文，提到明代在修建河南嵩山的嵩廟時，因施工不慎，繩索斷裂，木架上的正梁凌空而下，「架上工人，隨之墜地，折項斷肱。架下工人，為梁所擊、無不肝腦塗地，厥狀至慘」。正當「督工官吏亦束手無計」之時，有「一老者，年約五十許，竹杖芒鞋，口含淡巴菰」挺身而出：

命人貯清水一巨甕，油紙多張，更煮清粥一巨甕。至死者前，一一按其部位，施以手術後，用油紙覆其患處，噴以清水，不逾時，有呻吟聲者，立命人啖以

⁵² 陽，〈祝由科與俞華龍〉，《社會日報》1932.12.02，第1版。

⁵³ 龍，〈辰州符惠及王元龍〉，《天風報》1932.12.07，第2版。

薄粥。厥後一一呻吟，如法啖之。甦者漸漸起立，無異常人。羣始驚爲神，紛紜間已不見老者蹤跡。

這麼神奇的事，有人認爲「此乃中嶽大帝顯聖者」，也有人說是「觀音救人者」。而作者則認爲：「其實老者爲祝由科能手，世人不察，驚爲神仙，誤矣！」⁵⁴這件事距離作者的時代已經數百年，算是「前朝遺事」，重提此事，並斷定爲「祝由科能手」所爲，其用意無非是爲了宣揚「祝由科」的神異功能。

三十三、浙江杭州的黃提督

一九三三年，《天風報》又發布了「聽雨」所撰的〈記祝由科黃提督〉一文，首先，他交代此文的主旨和訊息來源說：

中國醫術，以祝由科爲最神秘。是術濫觴於三湘七澤之間，挾是術者，遊歷各省，獵取衣食者固多，亦有心存救世、不取金錢，如黃提督即其一也。予戚聞公記憶特強，每述一事，原原本本，殫見洽聞，曾爲予述黃提督之事。

他的這位親戚聞公早年曾經在溫州擔任幕客，有一位同事兼同鄉周某，兩人一起返鄉過年期間，結果，周某不僅喪妻，自己也因「病痔，寸步爲艱」。聞公於是前往協助辦理喪事，並探視病人，一看，大吃一驚：

痔大逾桃，四周作赤色，兩股色若豬肝，子痔以數百計，密若蓮房，膿血殆遍。

他想「此疾非醫所能療」，而且「遍詢數醫，均束手無計」，後來聽說有一位黃提督「擅祝由科」，被「浙撫張曾敳中丞聘入署中，爲其公子療疾」，因此請託黃提督診治。黃「允施手術，訂期往診」：

命備黃紙、硃砂、清水、油紙數事，先就水戟指、口中喃喃，取水洗痔，並就黃紙朱書符籙，遍貼兩股間，上敷以油紙。戒啓視，並約旬日後再診。屆時啓視，兩股間子痔業已平復，仍用前法專療母痔，不十日病已霍然。

周某痊癒之後，「感黃之醫術，登門泥首，並饋送食物，黃一概屏絕。」當時「聞者莫不驚黃之神奇，而服其高義焉！」⁵⁵這種不收酬謝的祝由科醫者正是作者想要刻劃、表揚的模範。

⁵⁴ 聽雨，〈再誌祝由科〉，《天風報》1933.06.02，第2版。

⁵⁵ 聽雨，〈記祝由科黃提督〉，《天風報》1933.06.07，第3版。

三十四、上海操湘音的行路人

一九三三年，《天風報》刊布了一篇類似讀者投書的〈符咒止血〉，文中提到他的奇遇：

鄙人於若干年前，在上海法大馬路，見有人受傷，血流不止，正在無可如何之際，有行路人口操湘音者，便曰：「無妨，可取清水與紅紙來。」眾人見其念念有詞，後將紅紙貼於流血處，血遂不流。

他「投書」的原因是：「不知此種符咒，是否祝由科法？有無人知？倘有知者，尚祈將此法公之於世，以便隨時救濟，想亦慈善家所願為也。」⁵⁶這似乎是純粹基於善心，為了「濟世」而發，但也有替湖南祝由科宣揚之意。

三十五、祝由科醫生程某

一九三七年，《金鋼鑽》連載了一篇讀者長卿投稿的〈記祝由科之咒蛇陣〉，文中先說這是他的友人張君告訴他的，一件祝由科醫治「被毒蛇噬傷」的神奇之事，他自己也承認，此事「光怪陸離，不啻一篇聊齋外傳，故記之，以投本報。」事情的緣由為：

張君之弟，在黑夜中被毒物所噬，頓時痛徹心肺，暈厥過去，創口流出紫黑腥水，急請中西外科醫生診治，斷為被毒蛇所噬，受毒甚深，恐無救云。後經友人介紹一醫治瘋狗毒蛇咬傷之祝由科醫生程某來診治。⁵⁷

可見這位程大夫似乎是專治「瘋狗毒蛇咬傷之祝由科醫生」。程大夫「一進門，即嗅出毒蛇腥氣，趨至病者牀前，診視一番」，隨即吩咐「端正七個滿注菜油及燈草之瓦油盞，一斗白米，一斗粃糠，搬至房外天井內陳列」，然後，囑咐張君「切勿令人偷窺」，如果真要窺探，必須「在窗隙內」，不可露面。張君允諾之後便上樓「在窗隙窺視」，只見：

程某獨自在天井內，佈置所預備之物，將白米堆在東邊，粃糠堆在西邊，七個油盞燈一齊燃著，按著北斗七星方位，擺列北面。又拿病者一鞋，放於天井中央，……然後程某取一茶杯，中注茶。又從袖中抽出一帶葉之桃樹梗，先在茶杯面上畫符，後走至天井內，禹步念咒。約隔五分鐘，將桃梗蘸茶水，洒一圓圈於天井周圍，如是者三次。唸畢，即向米堆厲聲喝道：「天蛇蛇、地蛇蛇、蠅蛇、青梢、烏風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速出速承，毋違弗懈。」口內喝

⁵⁶ 始於，〈符咒止血〉，《天風報》1933.07.03，第2版。

⁵⁷ 長卿，〈記祝由科之咒蛇陣（上）〉，《金鋼鑽》1937.07.03，第2版。

畢，祇見米堆內蠕蠕而動，先覓出一四腳蛇來，遊至病者鞋邊，嗅過一嗅，即回入米堆，陸陸續續遊出大蛇小蛇不計其數。⁵⁸

那些蛇，張君可以辨識的有「青梢蛇、蠃螞蛇、火赤練、秤心蛇、烏風蛇」，另外還有一些蛇「奇形怪狀，無所不有。而腥羶氣味，令人作嘔。」最後，那條咬傷張君之弟的「怪蛇」終於現身，程大夫急忙「唸催咒語」，「以桃枝蘸符水，向蛇身上洒去」，逼迫怪蛇「跳到病者房中」，跳上床，張嘴湊到病者創口上，用力呼吸，大約兩盞茶的時間，蛇腹「頓然高漲，蹣跚回到米堆裏。」⁵⁹最後：

程某又禹步念咒，再洒了三巡水，臨了，將杯中餘瀝，向七盞燈上一傾，恰將七個燈盞一齊潑熄。於是再喊眾人到病者房中，見病者創口上皮肉發現活色，程某再以丸藥灌入病者口中，以末藥洗滌創口，傾刻病者蘇醒。數日即愈，可謂奇矣。⁶⁰

這位祝由科醫者除了運用禹步、符咒以及道教「劾召」之類的法術之外，也用了藥物（丸藥、末藥）。這確實是神奇、詭異之事。因此，該報的編者忍不住加上「按」語：「此篇所記，鄙人亦聽人談過，但未曾目覩其事。只能作為齊東野語而已，讀者不妨當作看一篇江湖奇俠傳可也。」⁶¹

三十六、針、藥與符咒並用的祝由科者

一九三七年，《針灸雜誌》刊載了一位針灸醫師楊彰德所寫的〈祝由與針灸〉，這位醫師認為：「祝由以符咒治病，鍼灸以鍼艾治病，一則玄虛，一則實際，固截然不同科」，不過，他自己雖「未習祝由」，但「觀祝由之施治，覺亦有與鍼灸相通者」。以下便是他所觀察的祝由施治：

昨（國曆三月廿二日），左鄰趙，右鄰陳，均邀祝由科治病。趙為患目疾之中年婦，祝由所施之術，為焚香、祝說，書符唸咒。結果，則一空白紙包，忽內變有五色藥粉，令其服之。陳翁係七十高齡，患癱瘓已近六年，祝由除如治趙者治陳外，以白紙貼陳足之陽關穴，另繪一紙人粘於壁上，以鍼刺壁上紙人之陽關所在。隨用艾火，以燒鍼尾。刺時，燒時，患者均有實感。鍼尾燒畢，患者啟白紙視之，則灸疤已較銅元為大矣。⁶²

他說這是「昨所目覩，事實也」。針對這種針、藥與符咒並用的療法，他有一番從傳統醫學而發的「疏通」性的見解：

⁵⁸ 長卿，〈記祝由科之咒蛇陣（上）〉，《金鋼鑽》1937.07.03，第2版。

⁵⁹ 長卿，〈記祝由科之咒蛇陣（下）〉，《金鋼鑽》1937.07.04，第2版。

⁶⁰ 長卿，〈記祝由科之咒蛇陣（下）〉，《金鋼鑽》1937.07.04，第2版。

⁶¹ 長卿，〈記祝由科之咒蛇陣（下）〉，《金鋼鑽》1937.07.04，第2版。

⁶² 楊彰德，〈祝由與針灸〉，《針灸雜誌》4.8（無錫，1937）：85-86。

祝由之祝說符咒，其殆即素女之脈訣以診察病情者歟？空白紙包內之變成色粉，其殆即神農本草、仲景經方者歟？而鍼灸則黃帝之遺也，特不著體，以紙人代之，為尤神奇耳。顧趙病輕而陳重，趙病新而陳久，對易治者令其服藥，已足去疾。而難治之久而重者，必施鍼灸，方克奏功。於以知鍼灸之重要，而三世之所以居首也夫。⁶³

他完全不解釋符咒的作用，也忽略祝由科雖然用針灸，基本上還是「代形」、「移疾」的手法。看來，他頌揚祝由療法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表彰針灸的優越。事實上，他文章最後，語鋒一轉說：

嗟乎！自鍼灸之學術失傳，於是中國醫學遂日即于衰微，於是西洋新醫遂欲喧賓而奪主，滅絕其固有，相率以趨於奴化之一途。……維我承師，灼見及此，苦心孤誼，創立斯社，於吾國之根本醫學，網羅而補苴之，發皇而光大之，轉瞬軒岐絕學，且將遠達於舟車之所至。……憶去歲於友人案頭，獲見「乾隆英使覲見記」譯本，內載「滯留甯波時，其參贊之病，為中醫所愈。見醫者徒憑三指，絕無其他醫療用具，因深嘆中國醫術之高深為不可及」。……今而後，……炎黃絕學，必將征服全世界之醫藥業也無疑矣！⁶⁴

可見他是一位傳統中醫的狂熱捍衛者和提倡者，在這樣的立場上，即連當時神秘難解、被視為「迷信」的祝由科也被他視為同道。

三十七、鈴醫與祝由科

一九三八年，《力報》刊載了一篇未署名的〈祝由科奇談〉，所談的是「湘省古醫祝由科之神秘軼聞」，作者說：「事雖近乎荒誕，事卻全係實情。」他先是主張「辰州祝由科」源自白蓮教亂和捻亂，原先「或係高深之哲學，久後始逐漸失傳」，而且，「祝由科每日所得之錢，須晝日而盡，否則其法將不驗矣」。接著，他便舉例說明：

我鄉地濱東海，一日，有一漁者自海濱歸，途遇大雨，歸後腹痛頻甚，初疑為受寒，急以薑湯散寒劑灌之，腹痛似稍懈，乃忽大瀉，三日而不止，後竟便血，勢將不起。此時恰有一手搖鐵串鈴者前來，乃叩之治療。醫者先以手指論算，繼乃曰：「里中有否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之人？」答曰：「有之！彼亦同病於床」。醫者乃歎息曰：「此亦殆將前世命運註定之矣，不可生矣，不可生矣。」旁人皆愕然，驚問其果，則曰：「此乃祝由科移花接木之法也；即所謂娘家有病，夫家可開刀。人身有病，紙身亦可治療之意也。今對方既已先我而用此法，我亦不能脫之矣」。後數日，漁者果死矣。⁶⁵

⁶³ 楊彰德，〈祝由與針灸〉，頁 85-86。

⁶⁴ 楊彰德，〈祝由與針灸〉，頁 85-86。

⁶⁵ 未名，〈祝由科奇談〉，《力報》1938.05.27，第 2 版。

「手搖鐵串鈴」是當時遊走四方的「鈴醫」的稱號來源，有些祝由科醫者也做這樣的裝扮。根據他的診斷，漁者生病、死亡，是被人以祝由術「移花接木」的手法，將他人的疾病移置所致，雖然也是「移病」，但不是移到無生物或動植物身上，而是移到活人身上而造成他人傷亡，等同於從西漢時起就被官方禁止的「秘祝」（移病）法術，這應該也是清代政府有時會禁止祝由科療病的主要考量。此外，他還舉出另外一個案例：

某地有一獵者，忽被嚙於一毒蛇，痛極倒地。適一祝由科道經，敷之以藥，乃負之入村。稍頃，獵者竟漸醒，惟痛甚不可耐，醫者即以黃紙鋪地繪一符，化灰後命其服下。未及片刻，獵者忽眼翻唇白，四肢抽搐，狀似將逝，村人大譁，擬圍捕之，醫者則鎮靜自若，頃刻，忽見有多量黑水自創口流出，而獵者亦漸甦醒，村人皆感其誠，目之為神仙云。⁶⁶

這位善心的祝由科醫者忽而差點被圍毆，忽而被視為神仙，但他始終鎮靜自若，對自己的醫術很有信心。他治療毒蛇咬傷，藥、符兼用，這也不違當時的祝由療法。

三十八、湖南長沙的王默叟與其師父

一九四二年，《萬象》刊載了一篇退厂所寫的〈記祝由科之怪誕〉，敘述在民國初年快近中秋之時，作者夜裡與老友王默叟「啜茗閒談祝由科治〔病〕祛邪」的一段往事。其友認為祝由科「其法荒誕，其符咒鄙俚，而精之者，往往奇驗」，他還追憶昔日擔任湖南三汊磯釐局長時的一段奇遇。當時，釐局「在長沙城北，可七八十里，居湘江之岸，四圍修竹，一帶清流，水綠山青，別饒趣致」。有一個中秋之夜，這位王局長「獨掉孤舟」，入江汎流，抵達一小村落之後，「泊舟在岸」，「信步登陸」，「望見一室，燈火熒熒然，案頭供香燭，一人披髮仗劍，禹步作法。」就在王局長「竊窺之頃」，「忽山犬狂吠」，主人聞聲便易服而出，邀請他入室相談。王局長趁機問他「作法之故」，主人說：

吾習祝由科也。敝處習此者甚多，每月朔望兩日，必禹步練習，今三十餘年矣，現已有效。吾習者，雖蠱症至死可治，若於鐵器重傷血流不止，骨斷筋絕，亦能續。⁶⁷

原來他碰上的是湖南長沙附近修練祝由科的醫者，雖然一練三十餘年，但練成之後，號稱可以治療各種重大傷病。當晚，王局長辭別主人要回家時，因已夜半，而且「水路茫茫，大霧瀰漫」，漸覺迷途，恐慌之際，局長夫人竟然帶著人來接他，說是在夢中受一老人指點，醒後，問了局裡的僕役，才知道那老人可能是附近「精祝由科者」，故前來相尋。這是王局長和這位祝由科者的首度接觸。

⁶⁶ 未名，〈祝由科奇談〉，《力報》1938.05.27，第2版。

⁶⁷ 退厂，〈記祝由科之怪誕〉，《萬象》6（上海，1942）：28。

王局長還追憶隔天的另一次接觸。當時，釐局的位置，「爲川鄂入湘之門戶，每北風起，貨船雲集，次晨大風遽起，局門外帆檣如林，員役紛紛忙碌，商船爭泊」，因此，屢有爭端。有一次，就在王局長泛舟夜歸的次日，「突有一舟，順風揚帆，逆流而上，局役喝令下帆停泊勘查」，但該舟的舟子卻「危坐船頭，呼嘯而過」，不聽指揮，而且還弄翻官方的飛剡，剡夫因而落水。王局長遂「命礮船掛帆追之」，才迫使該舟停泊受檢。然而，因雙方有所衝突，舟子竟然暗中對一名剡夫「下蠱」，所幸，前晚遇到的「善祝由科者」剛好來訪，並對王局長說：「且勿言他，速將剡夫來。」剡夫來後，「尙如平時，無他異，但面色蒼白」，於是：

客令取清水一碗，戟指書符，而噴其面。剡夫大吐水，水中見有小蟲二條。客曰：「愈矣！」可釋舟子令去，此輩不宜與之結讎也。王領之，釋之去。

看到如此神奇的法術，王局長不禁想深入了解「下蠱」和解蠱之術，於是：

細詢客曰：「彼輩操何術，先生又何術能治之，且能預知也？」客笑曰：「然。吾另有術可以預知。祝由科之術，則吾研之有素矣。此間上抵辰沅，下抵衡州，研究此道者甚多，皆吾之弟子也。」王曰：「我可以習之否？」客曰：「君富貴中人，習此何用？雖然，可習治鐵器傷法，但須拜我爲師，且戒一生不食一種生物，此戒律也。」王即如所請，拜之爲師，戒一生不食甲魚。後越二年，王宰保靖縣，與土匪大戰三閱月，弁兵等受傷者極眾，後得祝由科方治之，均得痊癒，此亦奇矣。⁶⁸

原來王局長所碰到的是湖南地區祝由科的大師，擁有眾多弟子，所以，便趁機拜師學習法術，但只獲傳其中的「治鐵器傷法」，且需「戒一生不食甲魚」。不過，二年之後，王局長轉任保靖縣長時，和「土匪大戰三閱月」，士兵受傷甚眾，還是用這種祝由科的方法才治癒。

這都是王默叟的追憶之言、作者退厂的轉述之文，或許不無誇大之處，但他們所描述的祝由科法術和傳承的一些禁忌，確實相近於一般對於祝由科以及湘江風俗的刻板印象。

三十九、張姓幕友與湖南醫者

一九四二年，《社會日報》連載了一篇家咸所寫的長文，題爲〈辰州符〉。作者先是介紹淮軍將領吳長慶（1829-1884）的一位幕友張君，說他擅辰州符（符咒），而且「傳其異事甚多」。作者所記是他祖母講述給他父親，再由他父親轉述的「二三事」，而其祖母正是吳長慶之女。⁶⁹總之，這位張君經常隨伴吳長慶的軍隊四處與太平軍

⁶⁸ 退厂，〈記祝由科之怪誕〉，頁28。

⁶⁹ 家咸，〈辰州符（一）〉，《社會日報》1942.10.20，第2版；家咸，〈辰州符（二）〉，《社會日報》1942.10.21，第2版。

交戰，而且，常擔負醫療的任務。有一次，一位「步兵患腰疽極危」，乞求張君治療，當步兵跛行到大樹下時，張君便命他「解衣伏地」，自己「念念有詞」，出其不意，舉起馬鞭大力鞭撻步兵，然後「揮鞭指樹」，結果：

兵大叫，而疽除，樹墳起，已移於樹矣。張曰：「樹不可留」，抽刀斷樹。^⑩

這是第一件神奇的案例。接著，作者又舉例說，有一兵，頭部「為槍丸所傷，瀕危矣」，張君於是：

取黃紙丹砂，畫符殆徧，黏於傷者之首。復盥貯清水，向盥念咒，噙而噴其首，即令掩被眠。^⑪

隔天清晨，傷者醒來之後，竟然「不知所苦」，撕去符紙，發現傷口「已平復，且無傷痕」。

除了用符咒治病療傷，張君還會其他法術，有一次他在上海和其他幕友出遊，看見客棧有一位婦人「臨窗梳頭」，竟起戲弄之心，用破紙唸咒，讓婦人始終梳不成髮髻。另一次，吳長慶「圍嘉興時，天未明，策馬出巡」，張君隨後，在城隅看見黑影，張君懷疑是「奸細」，便「急驅前，口有詞，一舉手，霹靂一聲，黑影倒矣」，仔細一看，原來只是「枯樹一株」，可見他能以咒術傷人。有人因此問他為何不使用「神術」「使寇速滅」？張君說：

符水小技，為人治疾療傷可耳。若戰爭，關氣運，有定數，非符水可為功。強施之，不特無靈，反遭天譴。^⑫

這位張君「入幕」時，其實是他師父一起來的，而且其師的法術還比張君高明，並精通卜卦之術，後來死於砲彈。至於張君，「無妻，而不言娶」，吳長慶要替他作媒，他不敢推辭，但是，他「習符術時，曾設誓不娶，處於兩難」，最後「仰藥」自殺而死。^⑬臨死前，他還「取匣中符咒兩冊，投諸火」，說：「不可留以誤人也」。^⑭

在敘述張君的異事之後，作者進一步申論他對於辰州符的看法說：

辰州符，始於何時何人，待考。因創於湖南辰州，故名。國人或稱之為神，或目之為妖，皆失當，實泰西催眠術之類，而更玄奧奇異也。惜習之者，皆鄉愚無知之輩，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深研其理也。^⑮

⑩ 家咸，〈辰州符（一）〉，《社會日報》1942.10.20，第2版。

⑪ 家咸，〈辰州符（一）〉，《社會日報》1942.10.20，第2版。

⑫ 家咸，〈辰州符（一）〉，《社會日報》1942.10.20，第2版。

⑬ 家咸，〈辰州符（一）〉，《社會日報》1942.10.20，第2版。

⑭ 家咸，〈辰州符（二）〉，《社會日報》1942.10.21，第2版。

⑮ 家咸，〈辰州符（三）〉，《社會日報》1942.10.22，第2版。

他不僅認為辰州符法（祝由術）可以和西方的催眠術相提並論，甚至還「更玄奧奇異」，只是學習者無知，無法闡明其學理。

接著，他便轉述他父親的朋友吳浩如親身經歷之事。吳浩如（吳瀚）是安徽全椒縣人，曾為安福系國會議員，清光緒初年，他的父親擔任湖南某縣知縣，他隨母親乘船要去父親的任所，途中，「船夫斫柴於船尾，斧忽脫柄，中己額，頭裂，腦隨血流出，塗地。傷者已不省，垂絕矣」，正當「舉船驚惶紛擾之際」，岸上突然來一人，說：「我固能治之。」而且索取的酬勞極少，「不過銅錢數千文耳」，因此，便請他醫治。醫者於是請人將流出的人腦「掃入河中」，要求拿「醃豬肉」洗一洗，去其皮，只留取皮間的白脂（肥肉），然後，將肥肉「納諸腦中，復黃紙畫符，封其破處，舁之臥」。次日，傷者起來之後，「若無其事」，「茫然不知有昨日事」。⁷⁶

另外，吳浩如有一位親戚，也在湖南任官，有一天，洗腳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的腳愈洗愈短，逐漸化為泥滓，正當大家驚慌失措的時候，「門外忽來一人」自稱能治療這種怪病。病家便請他醫治。他先「索酬銅錢一千文」，然後：

囑易水，戟手向水畫符，再使濯，無復有泥滓，腿亦如故矣。⁷⁷

這兩位醫者的手法幾乎像是「魔術」一般神奇，作者也說：「船夫以醃肥肉代腦，已不近理，愈後如常，尤不可解。某濯足化泥，須臾又復故，亦理不可解。」⁷⁸因此，他也承認「若他人相告，予必斷為絕無之事」，但這是吳浩如「目睹」、「親聞」之事，應該「確然足信」，只是「理之所無，事竟有之，其中當亦有理，未得其解耳」，他認為這也許就是世人所稱的「遮眼法」，「實無其事，施法變觀者之視線也」。然而，他又說「川中攝屍行術，亦辰州符之類」，還詳細描述「趕屍」的情景，他說「他省人士聞之，莫不訝異，若川中人，則數見不鮮也。昔宿旅舍，固曾遇此者。」他認為這種法術「較西人催眠術，更玄奧奇異矣！」可惜「操此術者，已既無深研之智能，又祕而不肯公開，與世同討論而研究之，致奇術神技，而不能洞察其理」。⁷⁹

四十、江蘇南徐名醫王達及其師父

一九四四年，《永安月刊》刊載了一篇謝的鴻所寫的〈榴居搜異：辰州符〉，敘述南徐（江蘇鎮江）一位名醫者王達的故事。王達「少精岐黃，諳藥性，以術治人，頗著奇效。」有一天，他「出診城南」，返家途中巧遇一位也精通醫術的老叟，相談甚歡，便邀他回家長住。⁸⁰

⁷⁶ 家咸，〈辰州符（三）〉，《社會日報》1942.10.22，第2版。

⁷⁷ 家咸，〈辰州符（三）〉，《社會日報》1942.10.22，第2版。

⁷⁸ 家咸，〈辰州符（三）〉，《社會日報》1942.10.22，第2版。

⁷⁹ 家咸，〈辰州符（四）〉，《社會日報》1942.10.23，第2版。

⁸⁰ 謝的鴻，〈榴居搜異：辰州符〉，《永安月刊》62（上海，1944）：8。

有一天半夜，王達看見老叟的動作舉止似乎在酬酢賓客，但卻看不見任何人，隔天一問，老叟竟然說那是在接待土地神，並說：「我乃擅辰州符者，力足以驅使百鬼，彼土地，不過其一而已。」王達「仍疑信參半，以爲妄」，老叟邊說：「子不深信，請從我來，我以符術治病，罔不神效。」兩人因而一起「入市」。他們先是遇到一個乞丐「身患瘰癧，腰痛不能人立」，老叟於是「向空書符，作咒語」，乞丐立刻病痛全失。接著，碰到一位顯貴人士「病目，瞳生翳，眼瞼盡腫，且盲，奴僕扶之而行」，老叟又「書符念咒如前狀」，那人雙眼立刻恢復光明，而旁邊的一條狗「狗眼暴腫，已盡盲矣」，顯然是被「移病」之術所傷。

經過市中的展示之後，王達「乃嘆服，驚爲神，至家，匍匐跪拜，請列門牆」，老叟卻說：「學此非我所得自專，請禱諸神，神以爲然，斯可矣，否則，必遭天譴，亦徒然也。」後來，經過禱祀問神的儀式，獲得神明的默許之後，老叟「遂出其祕籙符篆，悉以授，居三年，盡傳其術」。

學成之後，老叟悄然離去，只交待王達要「好自爲之」。王達也不負所望，「以符術治病，能決死生，所向輒效，其名大噪」。但是，從此以後，王達「臉頰日削，形銷骨立」，卻「無術以自療」。某一天，有一名「自稱擅辰州符者」求見，王達「喜其同道，極敘向慕，款接彌殷」，並告訴他自己臉形瘦削的毛病，那位來客便說：

汝不知，用辰州符者皆絕嗣，此蓋驅使百鬼，陰慘淒厲，有以致之。若君，被毒尚淺，故不過略現刻薄之相而已。⁸¹

王達一聽，大驚失色，「汗下如流瀋」，從此以後再也不用符術替人治病。

這是一般科目的職業醫者學習辰州符，改用祝由術行醫所付出的代價，作者撰述這篇文章，雖然說明了符術神奇的治療功效，但也有警世的意圖，在文章最後，他又藉由費長房「從壺公學仙，既得符，即以術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失符之後「羣鬼凌之」的故事，說「彼刻薄寡恩，用術之士，蓋可戒矣」。⁸²

四十一、天津的祝由科術士與新疆的福建李團長

一九四七年，《金融日報》刊載了一篇念功所寫的〈杏花春雨樓雜綴：祝由科〉，文章一開頭，他先說明自己對於「祝由科」的認識：

祝由科，是以畫符念咒醫治疾病法術中的一種，有時能奏奇效，是否應算做精神治療，並無人能加以肯定。相傳此術最初由湖南辰洲地方傳出來的，所以亦名辰州符。學習此術時，必先在老師前對天發誓，遵守許多條戒律，戒律內容

⁸¹ 謝的鴻，〈榴居搜異：辰州符〉，頁8。

⁸² 謝的鴻，〈榴居搜異：辰州符〉，頁8。

多半列舉出在某數種情形，或環境之下方准施術，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絕對不許受酬或以此術獵取金錢，如違戒律甘受嚴罰。老師傳授符咒後，習者每日數次凝神靜慮，閉目念咒，名叫「持咒」，經過相當時期功德圓滿，所謂的法術就靈了。⁸³

這段話大致已經將「祝由科」的核心內容、由來、傳授方式、戒律和修煉方式，都做了扼要的說明，這也是晚清以來「媒體」界對於「祝由科」的一種刻板印象。

接著，他就開始敘述他所聽來的幾個祝由科術士治病的神奇故事。首先是天津財政局局長張次邁在「戰前」（1937年前）告訴他的。有一次，張的太太「病得快要死了，正當中西名醫束手無策的時候」，有朋友介紹一位「祝由科術士」來診視。他「並不搭脈，只用眼朝病人望一眼」，就說「能治！能治！」他的治法是：

用雄雞一隻，他用手抓住雞腿，口中念念有詞，用冷水向雞的全身一噴，把雞向天井一擲，那隻雞在地上慘叫一聲，滾了幾滾就一命嗚呼，此時屋內的病人就能坐起來飲茶。真可謂「其疾若失」，馬上好了。⁸⁴

事後，這位術士「不肯接受任何報酬」，只「飲清茶一杯」，便揚長而去。當時，作者以為這不過是「酒酣耳熱時一娛來賓」的「故事」而已，心中一直半信半疑。

後來，他又聽說了一件自認為「比較可信」的祝由科故事。主角是他的「好友徐先生」，他利用「八字」幫徐先生算命，算出「殺重身輕，終身有損」的命格，斷定「終身帶疾，或主殘廢」，他還說徐先生二十幾歲時一定遭逢過「大災」。作者的「算命」果然神準，徐先生自承幼年時跌瞎了一隻眼，「現在的是德國醫生給他裝的假眼」，而且，年輕時「中了兩槍」，槍彈穿透了肩膀和腹部，「留下四個窟窿」，幸好「遇見一位祝由科的術士才得以死裡逃生」。徐先生說那是在民國初年，他叔父在新疆任行政長官，他跟隨前去擔任行政長官公署的閒官，碰到駐軍叛變，他因而中槍，「血流不止，昏倒在地」，經當地俄國醫生急救才暫時保住性命，但「傷口發炎」，且一直發燒，無法脫離險境。這時，「行政長官屬下有一位團長姓李，是福建人」，有一天主動說「他有一種法術，依法施術，也許能醫好徐先生的病」，大家在絕望中只好請他一試。隔天，李團長來了：

先和病人同進午餐，飲酒食肉，談笑甚歡。……他的口才很好，引得大家常常發笑，病人也似乎胃納略開，比較多飲了一點湯。吃過飯，他同病人一榻橫陳，將面互香了一筒煙，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尺多長的一把寶劍，幾張黃紙。他手執寶劍口念咒語，懸空著在黃紙上畫幾畫，把黃紙燒成灰，令病人用開水沖

⁸³ 念功，〈杏花春雨樓雜綴：祝由科〉，《金融日報》1947.04.30，第8版。

⁸⁴ 念功，〈杏花春雨樓雜綴：祝由科〉，《金融日報》1947.04.30，第8版。

服，同時差一勤務兵買來幾帖狗皮膏藥，貼在傷口上，就算診治完畢。從那天起，他每天來吃午飯，飯後陪著病人吸煙、吃茶、講故事，而可奇怪的是，病人的精神情況日有起色。⁸⁵

到了第十天，李團長將膏藥拿下來，發現「傷口已經長好」，於是，他又「拿出小劍來，依前法醫治一次，貼上了新買的膏藥」這樣又經過了一個星期，徐先生便幾乎「完全恢復了健康」。徐先生事後問過李團長這是「怎麼一回事」，李團長說：

槍彈穿過人的身體穿成四個洞，是吃不消的，無法醫治的，所以他把徐先生身上的傷移到離公署約幾十里地一廟中的一棵大樹上，大樹處穿成的四個洞，還可以支持著繼續活下去。⁸⁶

徐先生當時「一笑置之」，並未派人去看那棵樹是否真的「代他受傷」。作者說他聽完不禁問徐先生：「這件事是真的嗎？」結果，徐先生說「信不信由你，可是我的病，確是這麼治好的呀！」⁸⁷

文中這兩位醫者所使用的都是祝由科的「移病」手法，一移於雞，一移於樹。作者聽完故事雖然始終表現出「半信半疑」態度，基本上還是相信祝由科「有時能奏奇效」。他也思索這是否「應算做精神治療」？但是，他也承認「無人能加以肯定」。

四十二、湖北大冶的祝由科

一九四七年，《小日報》刊載了一篇百花所寫的〈談祝由科〉，文章一開頭，他先陳述自己的寫作動機和基本立場：

比見報端廣告，有重金徵求祝由科療病者，度其病必至頑痼，非藥石針砭之所能為力，故不得不寄其一線之望於術士之神技。祝由科俗稱辰州符，蓋以湖南辰州為發祥之地，故名。其地尚巫覡，多異蹟，有神秘不可思議者。不肖生於平江，嘗於所撰《江湖奇俠傳》數數侈繩之，稗官家言以誇大為能事，固未能據為信史耳。此術盛行於湘鄂之間，治疑難雜症，無名腫毒，往往有奇驗。能移所患於牲畜或樹木，跡近神怪，非目擊者率不敢信。當茲科學昌明之時代，自尤為士大夫所嗤斥，疑是齊東野語。然天下事有不易索解者。⁸⁸

這顯然是一位祝由科的信徒和擁護者，對於祝由科的緣起、技能、神異和社會評價也相當了解。他能理解刊登廣告徵求祝由科者，將一絲希望寄託在「術士之神技」的痛苦與無奈。他也能理解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談祝由科一定會被士大夫斥責、嘲

⁸⁵ 念功，〈杏花春雨樓雜綴：祝由科〉，《金融日報》1947.04.30，第8版。

⁸⁶ 念功，〈杏花春雨樓雜綴：祝由科〉，《金融日報》1947.04.30，第8版。

⁸⁷ 念功，〈杏花春雨樓雜綴：祝由科〉，《金融日報》1947.04.30，第8版。

⁸⁸ 百花，〈談祝由科〉，《小日報》1947.08.05，第3版。

笑，或是被認為是「齊東野語」或平江不肖生的小說家言。但他還是相信祝由科「治疑難雜症，無名腫毒，往往有奇驗」，而且，「天下事有不易索解者」，不能一概否定。

接著，他便敘述一則發生在清末湖北大冶縣（今湖北大冶市）的「奇事」：

父執某公，清季知湖北大冶縣事時，咯血甚劇，疾且不起，家人號泣治後事。有友介一祝由科來，云「可生死骨肉」，姑妄試之。其人手清水一盂，於室外隔簾而立，病人則偃臥榻上，……自帳內作微嗽，纔發聲，驟見血絲一縷，殷然現於盂內！其人駢指對盂水作畫符狀，語喃喃不可辨，命即持授病者服之，病霍然而已。未幾，健步如常人。⁸⁹

最後，他還說「此先君子所親觀者，必不誣」。⁹⁰

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已經是「科學」定於一尊的時代，而且正值中國陷於動亂之際，此人還極力以父親所述的「往事」替祝由科以及寄希望於祝由科者辯護，真是不可思議！但也可見祝由科的魅力很難從某些人的心靈中消除。

四十三、廣東廣州的黃河清

一九四八年，《星報》「求奇集」專欄刊載了一篇大概是徵稿而來的〈祝由科治病〉，文中特別指出：「祝由科醫病，真可收入『求奇集』」，而且「我說的是目前還有線索可尋，你不信，大可以追究」。⁹¹他說的主角是廣州的「祝由科治病大家」黃河清，也是名中醫黃鶴洲（1870-?）的父親。⁹²清末民初的政治界名人蔡乃煌（1861-1916）（曾任廣東鴉片專事局局長），「患牙痠，腮穿一孔，雖然不痛，但是流膿，十年不愈，中西醫試過，完全不效」，找上黃河清，黃氏「一口答應可治，十日收工」，⁹³他的治法是：

一張溪錢，鋪在患處，硃砂作墨，髹漆嗽髹，奇！一天膿小，兩天膿傑，三天更小，四天更傑，到七八天已經從不覺痕痛的地方，覺得痛，覺得痕，第九日已經孔不成孔，早已不通，果然到十日，裡外都已生肌，瘡口平滿，不信乎？事實具在。聽說蔡乃煌痊後送了一萬元給黃河清。⁹⁴

⁸⁹ 百花，〈談祝由科〉，《小日報》1947.08.05，第3版。

⁹⁰ 百花，〈談祝由科〉，《小日報》1947.08.05，第3版。

⁹¹ 未名，〈祝由科治病〉，《星報》1948.05.11，第2版。

⁹² 關於黃鶴洲，詳見伍陽仁口述，何季堂整理，市參事室供稿，〈記廣州幾位名中醫〉，收入《廣州文史資料》26（1981）：174-175。

⁹³ 未名，〈祝由科治病〉，《星報》1948.05.11，第2版。

⁹⁴ 未名，〈祝由科治病〉，《星報》1948.05.11，第2版。

這樣的奇技，黃河清卻「誓願不傳人」，連他繼承中醫家業的兒子黃鶴洲和孫子黃程萬也都不傳。而作者之所以知道這件事，是因為他正是黃程萬親密的兒時玩伴、同學。⁹⁵

參、祝由科醫者的「人群學」分析

綜合以上四十三則「報導」來看，⁹⁶扣除其中一則「前朝遺事」（明朝），並且忽略時間的流變，將所有醫者視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進行「人群學」的分析，那麼，有幾個人群特色相當值得注意。

一、性別偏向

首先，醫者的性別偏向相當明顯，四十三則「報導」只有二個是女性，一個是被延請到福建幫大官治病的廣東女醫者（案例 10），另一個是在湖北漢口現身救人的辰州婦人（案例 18）。我們可以說清代與民國時期的「祝由」醫者幾乎清一色是男性，即使有女性也是非常罕見。這應該不是當時特有的情形，因為在修練和行使「祝由」術的時候，「祝由」者的身心「潔淨」被視為要件，而女性因為有經血、產育之事常被視為污穢、避忌之物。所以，「祝由科」基本上是為男性醫者而設。

二、地域分佈

其次，醫者活動地點的分佈，包括：廣東（南海、廣州）、江蘇（蘇州、揚州、南京、無錫、鎮江）、湖北（漢口、漢陽、大冶）、福建、上海、安徽（蕪湖）、浙江（杭州、紹興、海寧）、江西（南昌）、山東、湖南（株洲、長沙、辰州）、天津、新疆，⁹⁷看似分佈相當廣，並沒有過度集中於某地、某省的現象，但的確較偏向於「南方」，尤其是以江蘇、浙江和上海佔絕大多數，不過，這可能和這些報紙、雜誌的主要發行地大多在此有關。

而就醫者的原籍或出身來看，除了資訊不明者之外，至少有十六案例都指出該醫者是湖南人或操「湘音」者，或更具體的說是湖南辰州人（案例 3, 4, 5, 7, 8, 13, 16, 18, 22, 26, 27, 28, 31, 34, 38, 39）。事實上，從清代開始，不少人常會將「祝由科」和湖南連結在一起。例如，陳兆崙（1701-1771）在注解自己的詩句「祝瘍空記楚風存」時便

⁹⁵ 未名，〈祝由科治病〉，《星報》1948.05.11，第2版。

⁹⁶ 詳見「附表一：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相關報導一覽表（之一）」。

⁹⁷ 詳見「附圖一：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醫療活動分佈圖」。

說「至今楚中有祝由科」。⁹⁸趙翼（1727-1814）也有一首詩寫到「楚俗祝由科」，⁹⁹還說「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¹⁰⁰晚清儒醫鄭文焯（1856-1918）《醫故》也說：

今以祝由名科，楚人盛傳其技，有符印、禁咒，治奇疾往往而驗，蓋近于古巫祝之事焉。¹⁰¹

基本上，這都認為「祝由科」還在湖南流傳，或是以湖南最為興盛。

有的甚至認為湖南的辰州（今湖南懷化市北部地區，治所在今沅陵縣）是「祝由科」的原鄉。例如，《點石齋畫報》有一篇文章便說：

祝由一科其術甚神，凡金瘡及跌打死者，頃刻能生之，係楚南破頭老祖所傳。其祖師北宋時人，迄今千餘年，尚存其傳，惟湖南辰州人則多擅此術耳。¹⁰²



〈術妙回生〉，《點石齋畫報》絲集·十二期（引自：《風箏雅會》，頁103）

⁹⁸ 詳見陳兆崙，〈奉輓榮純親王二首〉，收入氏著，《紫竹山房詩文集》，《紫竹山房詩集》卷一一，頁5上。

⁹⁹ 詳見趙翼，《甌北集》（收入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第5-6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卷四三，〈靜觀二十四首〉，頁872-873。

¹⁰⁰ 詳見趙翼，《簞曝雜記》卷四，〈湖南祝由科〉，頁62-63。

¹⁰¹ 清·鄭文焯，《醫故》下篇，〈祝由〉，頁8。按：類似的說法也可見於摩尼，〈祝由科〉，《新聞報》1913.05.05，第13版。原文：今以祝由名科，楚人盛傳其技，有符印、禁咒，奇疾往往而驗，蓋近于古巫祝之事焉。……磔禳祀除癘殃，猶古之遺治也。其名始見於素問移精變氣論云：「毒藥不能治其內，針石不能治其外，故而移精祝由而已。」隋全元起注：「祝由，南方神。」唐王冰則謂：「祝說病由，不勞針石。」今操其術者，至人家輒問病由，書其人姓名，向神方祝禱，或吞氣服符，飲人以神水，其技類禁術而無方。

¹⁰² 未名，〈術妙回生〉，《點石齋畫報》絲集·十二期（1892）（收入吳友如主編，吳友如、周慕橋、何元俊等繪畫，武建宇、邢昊洋點校，《風箏雅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頁103。

這種「祝由科」的原鄉之說，有時還會和古代的「南方」神話融混在一起。例如，張澍（1776-1847）便說：

素問移精變氣篇云：「故可移精祝由而已。」按：即今之咒由科也。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是以爲祝融也。……祝融，南方火神，以火施化者，火九變而三化。祝，斷也。融，續也。蓋融而熟之，火也。故祝由科能接筋骨、移癰瘰，得火化之道耳。¹⁰³

這是以南方火神祝融之說，用來解釋祝由科能「接筋骨、移癰瘰」的「原理」。其次，許奉恩（1816-1878）《里乘》（1874 成書）則說：

相傳黃帝有二臣，曰岐伯氏，曰祝由氏，皆善醫。岐伯氏治疾，按脈能知人七十二經，投以藥，無不效。祝由氏治疾，不用藥，惟以清水一碗，以手捏劍訣，敕勒書符水面，以飲病者，亦無不效。祝由氏爲湖南辰州府人，故今辰州人多擅此術，名曰祝由科。爲人治疾，誓不受錢幣之謝，或酬以酒食則可耳。然擅此術者雖多，而真得秘傳者甚少。如得真傳，實有起死回生之功，否則第偽託其名以欺人。……或曰得真傳者，每歲元旦，祭禱祝由之神，默占以筮，即預知是年當治幾人之疾，隨緣巧遇，最爲靈驗。¹⁰⁴

這是將祝由人格化，指出其原鄉在湖南辰州府，並和黃帝神話連結在一起，強化其醫療的權威性，同時論述祝由科醫者「爲人治疾，誓不受錢幣之謝」的倫理規範。此外，金永森《西被考略》還另立一說：

今有祝由科，專以符咒療病，亦能驅使鬼魅（俗名放猖）。此一種人，多出今辰州府。相傳南嶽山中有石碑，碑陰有符篆作蜿蜒蟠曲之狀，云是大禹治水所遺。傳其術者，最有神驗。巫醫同源，皆出大禹。¹⁰⁵

這是將祝由科和辰州符都溯源到大禹，並界定爲巫醫。

無論如何，當時辰州符幾乎成爲祝由科的代稱，二者也常連稱並用。例如，《清稗類鈔·藝術類》便說：

黃帝《素問·移精變氣論》有祝由科，謂人病不用鍼石藥餌，惟焚化符籙，祝說病由，故曰祝由。湖南辰州人能之，常挾其技以游江湖，頗有驗，人遂稱曰辰州符。¹⁰⁶

¹⁰³ 張澍，《養素堂文集》（收入屈萬里、劉兆祐主編，《明清未刊稿彙編初輯·張介侯所著書》第5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卷二九，〈祝由說〉，頁1269-1270。

¹⁰⁴ 許奉恩著，文益人、齊秉文校點，《里乘》卷三，〈祝由科〉，頁90-91。按：關於許奉恩和《里乘》，詳見鄭麗紅，《〈里乘〉研究》。

¹⁰⁵ 清·金永森，《西被考略》（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1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二十九年武昌刻本影印），卷三，〈教門流別〉，頁14。

¹⁰⁶ 清·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藝術類·祝由科〉，頁4119。

姚振宗（1842-1906）則說「今俗所謂辰州符、祝由科者」就是漢代、六朝之時的吳越「禁呪之法」、「越方」（越巫、越祝）、《太玄禁經》之類的東西。^⑩而唐芸洲（約活躍於 1892）的武俠小說《七劍十三俠》也說：「皮行，就是走方郎中、賣膏藥的祝由科、辰州符及一切賣藥醫病的」。^⑪清末《申報》有一些新聞或時事評論也常會將兩者連結，或說：「醫家有祝由一科，專以符咒治人疾病，故或謂在辰州府屬則有效驗，出境則未見其有濟也」；^⑫或說：「書符療病，本干例禁。即辰州祝由科，專以符水治疾，然亦不過鄉村市集擺設攤場，不得顯然列肆于城中，蓋恐官憲之訪拏也」；^⑬或說：「符水治病，古人本有其說。辰州之祝由一科，猶襲其術。」^⑭這樣的說法，一直到民國時期，都還深入人心，例如，一九三六年，飲光便說：

湖南辰州符籙，迄今猶名於時，而其術之妙處，往往能以人之疾，移於樹木等物。近聞湘主席何健氏，頗有創，為某法師喫符水，立愈，足徵世之所傳神異，非盡誣也。……周代即有畫法，而楚人早擅之也。至禳解它移，以宋公一言熒惑退三舍事證之，彼時即有此術。洎李唐上元間勅削秘祝之法，謂移歲移人，君心寧忍，載之會要，尤見移禳術歷代相沿，且表諸詔令也。然則辰州之有符籙，及善於移病，殆已具數千年之衣鉢哉。^⑮

類似的說法也可見於本文所述的一些報導案例中，在此不再贅述。

三、職業、階層與收費

在傳統中國社會，醫者通常被視為「賤業」，因此，除了少數出身醫學世家者之外，凡是以行醫為專門職業者，大多來自社會階層較低者，而其動機大多是為了謀取財富或是結交權貴以躋升「上流」。當然，應該也有一些是基於對醫學的興趣和自己的才華，或是為了救人而投身這個行業。除此之外，在近代設立官方的「證照」制度以前，除了極少數的特殊限制之外，^⑯任何人都可以從事醫療工作，因此，「業餘」的醫者應該不在少數，但是，這一類醫者所屬的社會階層就相當寬廣，即使是官吏也有些會替人治病。近代祝由醫者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

^⑩ 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收入李萬健、羅瑛輯，《歷代史志書目叢刊》第2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據二十五史補編本影印），卷三，〈趙炳越方〉，頁389。原文：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徐登傳，出搜神記，趙炳，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炳。抱朴子曰：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烝耳。孫汝澄曰：越方，即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也。按：隋志五行家梁有太玄禁經一卷，似即此類之書。今俗所謂辰州符、祝由科者亦即其類。

^⑪ 唐芸洲，《七劍十三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二十二回 徐鳴皋刀斬七怪 狄洪道路遇妖人〉，頁87。

^⑫ 詳見未名，〈病妻失所〉，《申報》1875.11.11，第3版。

^⑬ 詳見未名，〈關巫覡說〉，《申報》1879.03.15，第1版。

^⑭ 詳見未名，〈論左道殺人〉，《申報》1880.01.26，第1版。

^⑮ 飲光，〈新扎樸：辰州符移病之溯源〉，《晶報》1936.06.04，第3版。

^⑯ 例如，有些地方官吏會禁止「巫醫」的活動或是以「符咒」治病的行為，但這並非常態的禁令。

以本文案例來看，其中，可以明確知道是「專業」的醫者有二十五位（案例 1, 9, 10, 11, 12, 15, 17, 20, 21, 22, 24, 25, 26, 27, 30,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其他則是有職業而「兼差」或偶而替人治病的「業餘者」，他們之中，知道身份的有官吏（案例 19, 38, 39, 41）、船夫（案例 5, 6）、銀匠（案例 23）和木排業者（案例 28）。

依常理來說，醫者行醫收費，都是自然之事，但是，近代祝由醫者似乎有點違反常理。上述案例之中，無論是專業者還是業餘者，都有不接受病人酬謝、財物的記載（案例 2, 4, 7, 8, 12, 13, 14, 16, 18, 20, 23, 26, 29, 30, 33, 41），此外，有一些是只收取微薄的費用或是「不計酬勞」（案例 3, 15, 39），真正明確提到有收取費用或是以此維生或致富者不多（案例 1, 9, 10, 19, 22, 24, 25, 30, 43）。這種情形一部分是因為祝由術的傳授者有時會要求其學徒必須「盟誓」或是遵守師訓，不得妄取財物。當然，也有可能和報導者的價值取向有關，他們有時似乎會刻意強調祝由醫者「不受錢」的美德形象，而不是他們神奇的醫術。

四、祝由科的病人

祝由科醫者在清代社會行醫似乎會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在清代中葉擔任過縣令的著名文學家袁枚（1716-1797），曾經提到有位漢陽縣令劉某「治祝由科邪教過嚴」而被「奸民上控撫軍」。^⑭其次，曾經擔任地方知縣的學者陳僅（1787-1868），^⑮也說：「祝由科列於周公十三科之末，神農以前即有之，而黃帝傳之，周公著諸經。今乃以為異端邪教而禁之」。^⑯此外，擔任過知府、兵部郎中、巡道等職的韓泰華（fl. 1820-1861），^⑰針對當時祝由科的處境也指出「祝由科用符籙治病，士大夫多不敢延請」。^⑱凡此都可以證明，至少在清代中葉，無論是祝由科醫者還是延請者都有涉及「異端」、「邪教」的風險。

不過，到了晚清與民國時期，這種禁令似乎不是常態或是未被奉行，以本文的案例來看，祝由科醫者所療治的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至於其社會階層，則有高官顯貴、一般官吏、平民百姓，富貴貧賤、士農工商都有。當時人並不以祝由療病為禁忌，但還是有可能被鄙視為「迷信」行為。

五、祝由術與對治之病

祝由術究竟是只使用符咒，還是可以旁加其他的儀式或療法，以及祝由術是否只

⑭ 清·袁枚，《續子不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一，〈治妖易治人難〉，頁 13。

⑮ 倪根金，《〈捕蝗匯編〉撰者陳僅生平、著述考》，《古今農業》2005.3：64-71。

⑯ 陳僅，《羣經質》（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四明叢書張氏約園刊本），卷下，〈周禮·瘍醫〉，頁 3。

⑰ 關於韓泰華，詳見張小仲，〈韓泰華及玉雨堂藏書述略〉，《文化學刊》2017.10：204-207。

⑱ 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功順堂叢書本排印），卷上，頁 15。

能治療某類疾病，一直是讓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以本文的案例來看，近代中國社會的祝由醫者所診療的疾病至少有：一、瘡瘍癰疽（案例 1, 10, 15, 21, 22, 24, 25, 26, 29, 30, 33, 39）；二、怯症（案例 3）；三、高處墜落或跌傷，導致骨折或昏死（案例 4, 5, 7, 8, 20, 28, 31, 32）；四、刀槍利器所傷，導致流血、器官受損或昏死（案例 6, 7, 13, 34, 38, 39, 41）；五、腹脹（案例 9）；六、心痛（案例 11）；七、突然昏厥或中風（案例 14, 27）；八、重物壓傷或毆傷（昏死）（案例 16, 18, 22）；九、難產（案例 17）；十、氣蟲（案例 19）；十一、瘋狗咬傷（案例 23）；十二、咯血（案例 27, 42）；十三、毒蛇咬傷（案例 35, 37）；十四、蟲（案例 38）；十五、瘰癧（案例 40）；十六、目疾（目盲）（案例 2, 36, 40）；十七、癱瘓（案例 36）；十八、牙疳（案例 43）；十九、怪病（腿部化為泥）（案例 39）；二十、內外科一般疾病（案例 12）。這些案例雖然是以瘡瘍癰疽和外科、骨科的創傷為主，但涵蓋的疾病類別其實相當多，而且，有不少案例都是重病、危症、急難，衆醫束手無策之時，才由祝由醫者治癒。可見，當時祝由術在臨床醫療上絕對不是只治小病、輕症，更不能簡化為一種心理或精神治療。

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治療方法，基本上還是祝由科慣用的符咒，少數甚至只用咒而不用符，而且，有不少是利用「徙瘡」（移病）的法術（案例 1, 4, 8, 10, 15, 21, 22, 24, 26, 29, 30, 36, 37, 39, 40, 41），也就是將患者的病痛、創傷移到其他無生物（牆壁、柱子、紙人等）或生物（雞、狗、豬、樹木等），比較罕見的是移到其他生人身上（案例 37），只有極少數兼用藥物（案例 1, 35, 36, 37, 41），還有一例兼用類似道教「劾召」物怪的儀式（案例 35）。

六、祝由術的傳習

上述案例之中，有些案例也提及了當時祝由術的流派和傳習方式，讓我們得以一窺這個行業的傳習規範和禁忌。

第一，廣東豐滘的陳姓醫者學的是「江西祝由科法」（案例 1），在上海開業的俞華龍則自稱是少時遊江西「龍虎山，遇奇人授以符籙治病之法」（案例 30），這和多數醫者號稱是湖南祝由科或辰州符者不同。

第二，浙江海寧硤石鎮王港橋有「祝由世醫」（案例 25），這顯示祝由也可以家傳，但是，廣州的黃河清就堅持不肯將祝由術傳給他同樣業醫的兒子和孫子（案例 43）。

第三，祝由科醫者一般都有「祖師」，但所奉的祖師不一定相同，從「祝由書」來看，絕大多數是奉「軒轅黃帝」，但是，湖南朱亨的文滿爹所奉的則是楚人的先祖祝融（或祝熊）（案例 28）。

第四，據說祝由科「其術亦不輕傳人，非經被幾度之審查，始得受業，受業時，又須至其祖師前設誓，從此醫人病不收酬報，苟違此戒，斬絕子孫」（案例 29），或說「學習此術時，必先在老師前對天發誓，遵守許多條戒律，戒律內容多半列舉出在某數種情形，或環境之下方准施術，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絕對不許受酬或以此術獵取金錢，如違戒律甘受嚴罰」（案例 41），不過，誓約的內容應該會有彈性。例如，原本是錢莊老僕的紹興人，爲了轉業爲醫，到湖南辰州拜師，學法之前先和其師約好行醫的地區和期限，結果五個月就學成，但行醫期限一到，法術就失效了（案例 22）。其次，王默叟局長在湖南碰到當地的祝由科大師，擁有衆多弟子，他也跟著拜師學習法術，但只獲傳「治鐵器傷法」，也只需「戒一生不食甲魚」（案例 38）。再者，吳長慶將軍的幕友張君有師傅，且「習符術時，曾設誓不娶」，臨死前，他還「取匣中符咒兩冊，投諸火」，說「不可留以誤人也」（案例 39），可見他還受傳祝由書，且不可輕傳。此外，江蘇南徐名醫王達拜祝由科醫者學符法，只經過禱祀問神的儀式，獲得神明默許之後，便獲得傳授，但花了三年才學成，而且，據他同行說「用辰州符者皆絕嗣」（案例 40）。

肆、結語

除了上述的四十三則「報導」之外，其實還有一些個案，只是因爲內容過於簡略，或是因爲並非「報導」的主角，因此未納入討論，但也可以反映出當時祝由科醫者的活動情形。例如，一八七八年，《申報》報導一名漢口的工人某甲娶妻王氏，但王氏不守婦道，與情夫私奔。某甲在中途追獲之後，以「佩刀刺婦」，王氏「小腿受傷而踣」，可是，某甲不僅放走姦夫，還請「祝由科爲婦治傷」。¹¹⁹ 其次，一八九六年，《申報》報導有位火居道士和他兒子在進城之時，和門兵發生衝突，雙方互毆致傷，火居道士怕事，除了延請「傷科去看」，又「請湖南人祝由科看治」，傷科花了「洋銀十二元、錢三十千」，祝由科則是「洋三十三元」。¹²⁰ 再者，一九〇五年，《申報》報導江西巡撫的夫人生病，請醫診治、服藥無效之後，改請「祝由科畫符治之」，才告痊癒。其後，巡撫的如夫人也生病，同樣請祝由科畫符治癒，不過，夫人卻因此而氣憤、發病而死。¹²¹ 一九三六年，《晶報》報導湖南省主席何健因臉部有創，吃下某位辰州符法師的「符水」之後，立刻痊癒。¹²²

¹¹⁹ 未名，〈追求蕩婦〉，《申報》1878.05.23，第3版。

¹²⁰ 未名，〈上海縣署紀事〉，《申報》1896.09.03，第3版。

¹²¹ 未名，〈南昌府縣延僧道爲贛撫夫人誦經〉，《申報》1905.08.20，第4版。

¹²² 飲光，〈新扎樸：辰州符移病之溯源〉，《晶報》1936.06.04，第3版。

個案之外，當時新媒體也有些文章提到祝由科的風行。例如，清末，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九日，《申報》便報導當時杭州「祝由科盛行」的情景：

近有祝由科五人，至杭城內東街駱駝橋空地，支搭藍布蓬帳，施治各病。想其時運適至，故生意極為興旺。五人分治，幾於日不暇給。遂在附近賃屋一間，地上、屋內，兩處診治。求治者必先掛號，號金需十九文。以掛號之先後，為施治之遲早。詎分治後，兩處一樣擁擠，自早至晚，並無片刻休歇。城內城外，聞風而來，男女不等。且上則紹郡各村，下則嘉湖兩郡，各鄉鎮均不憚遠道，跋涉結伴，買舟到杭求治。真有不可解者矣！¹²³

報導人無法解釋祝由科的風行，只能歸諸於他們「時運適至」。到了民國時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依然有這樣的觀察，《益世報》報導說：

近來國中祝由科療疾之術大興，此術傳來已久。素問云：「往古恬澹，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祝由不能已也。」王冰註曰：「祝說病由，不勞鍼石，故曰祝由。」今則相傳，宋淳熙中。節度使雒奇修黃河，掘出一石碑，上勒符章，莫能辨。道人張一槎獨識之曰：「此軒轅氏之制作也。」雒得其傳，以療人疾，頗驗。明景泰中，徐景輝復傳其術云。實則以符咒療疾，漢時已有。後漢書方術傳云：「趙炳善越方。」注曰：「善禁咒也。」此即一証也。¹²⁴

這是將祝由科的興盛歸諸於古老的「傳統」，而其觀點基本上都是採自當時流行的一些祝由書。

在這樣的氛圍之中，有些讀者或報導人也會撰文「分享」他們的經驗或是聽聞。例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有一位炎胃在《申報》介紹兩則「不可以科學解釋」，但作者「親試，靈驗不爽」的偏方，其中一則是祝由方：

魚骨梗喉：凡遇魚骨梗喉，切不可開口。可將所持之食具，如飯碗酒杯之類，向右旋轉一次，再進飯一口，或飲酒少許，直向喉咽，則梗者立解。此法得之於祝由科。屢試屢驗。然莫解其理也。¹²⁵

作者希望「閱者幸勿以無稽而鄙棄之」。

¹²³ 未名，〈祝由科盛行〉，《申報》1888.06.19，第2版。

¹²⁴ 未名，〈祝由科〉，《益世報》1929.12.15，第9版。按：另外一種說法是將祝由移病的傳統溯源到南朝，詳見雁跡，〈祝由科移病術始於南朝〉，《晨報》1941.11.04，第4版。原文：湖南祝由科，能將病人所患之外症，移於動植物之上。近溫讀南史，張融傳載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為氣對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是祝由科之移病術，南北朝已有之也。

¹²⁵ 炎胃，〈不可思議之常識〉，《申報》1930.03.25，第11版。

其次，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有一位「羽」在《新天津報》介紹湖南的「運屍法」：

湖南辰州，盛行符籙。江湖上流行之祝由科，即發源於辰州。國內對於辰州符籙，發生若干神話。其中尤以運屍一法，更屬不可理解。去年曾在本村一度述其梗概，以未得目睹，不敢斷定是否確實。昨遇老友李君，曾客湖南，對運屍一事，謂曾親見，茲在錄所談如左。某秋，供職長沙因事赴常德，……見崇山上有人一群，迤邐下行，諦視之，均雙手下垂，直行而膝不屈者，十居八九，問諸舟子，曰：「此運屍也。吾湘之人多客滇黔間，遠死異域，勢所難免，……若葬異域，則春秋響祀，誰實為之？此運屍之法所由興也。」法於人初死時，將其生歿時開付運屍者，運屍者則於亡人遍身貼符籙，喃喃誦咒語畢，乃由其親屬為之入殮，或厝或葬，悉聽其便，俟有大批，然後起解。……此等運屍法，為辰州人之專門學云。¹²⁶

這是傳述奇聞，也在強固讀者對於辰州符、祝由科的神秘印象。

再者，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有一位王姓的作者在《迅報》發表〈辰州符術目觀記〉，也提到他曾聽聞「湖南多操辰州符術者」，而且「千里運屍」名滿天下，但「未曾目觀者，終不置信」，他也存疑。不過，他說自己以前「在台州溫嶺時，見有畫辰州符者，為人治病」，其法如下：

設壇一、斗一、寶劍一，另一雄鷄，身貼硃筆所書之符，以大鐵釘由鷄之目中，釘於屋柱之上。術者禹步作法，約三小時之久，乃將釘由鷄目中取出，鷄即跳躍而去。¹²⁷

最後，病是否治好，他不知道，但是，行法過程的神奇卻讓他印象深刻。

此外，香晚在一九四六年的《針報》談「辰州符施用之由來」則說「敕勒之術」雖然「智者不談」，但「有時亦甚靈驗，不可以常理論」，他說自己曾經在湘、鄂工作，在通衢大道常常可以看見張貼著「辰州符告白」，而據當地人說：

辰州符，係一種敕勒之術，能生人亦能死人，如得其真傳口訣，其應如響。¹²⁸

這是強調辰州符（敕勒術、祝由術）的靈驗和神奇力量，不僅能治病「生人」，也可以害人性命。

¹²⁶ 羽，〈湖南辰州符籙：不可理解之運屍法〉，《新天津報》1935.04.11，第12版。

¹²⁷ 王小□，〈辰州符術目觀記〉，《迅報》1939.06.05，第2版。

¹²⁸ 香晚，〈辰州符施用之由來〉，《針報》3（廣州，1946）：5。

另外，還有人指稱有一位祝由科的法力還強過當時的道教領袖張恩溥天師。據說，張天師在九江的時候，他手下的小道士強要一位祝由科去「參謁天師」，那位祝由科不得已只好前去，但他只「用手一拱」，「天師忽然一個踉蹌，從高座上跌下來」。¹²⁹

當時，也有人嘗試解釋「祝由術」的治病原理。例如，《申報》有一篇評論文章說道：

試觀醫家治痘，能令遍體麻木，不知疼痛，然後用針用刀。祝由一科，自古有之。凡肢體損傷、手足殘缺，治之而應手立愈。嘗見人手掌為蝮蛇所咬，頃刻間腫脹紫黑，上徹腕臂。一醫生見之曰：「毒盛難治，惟斬斷一臂，可保性命。」不得已從之。醫生出藥或服或敷，命其閉目，刀落臂斷，而不自知。問何所苦？曰：「但覺一陣酸寒，如渥冰雪，頗難禁受耳。」然則斷手落臂，亦猶是術耳。子思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孔明云：「寧靜以致遠。」大抵人心最靈，既誠既靜，本性虛明，不染纖塵，不參一念，則前知、致遠，有不能自解為何故者。¹³⁰

這是將祝由術的靈驗歸諸於施術者「心」的誠、靜所致。

其次，有人認為巫覡療病的方法就是「上古祝由之術」，至於其原理，他說：

世之巫覡，運神攝氣，書符咒水，歛召鬼神，自有其理。天地間何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哉！¹³¹

這是將療病的機制歸諸於氣的流行和心的運用。此外，不一在一九三七年《康健雜誌》有一篇長文相當扼要地介紹了祝由科的沿革、概要、在精神治療上之價值，以及對於祝由科之批評。¹³²作者認為「祝由科」是「以符咒治病的一種療法」，「今傳其術者多湖南舊辰州人，故亦稱辰州符」。他發現，祝由科名列元代「國立醫學十三科之殿」，明代不復設，但「民間習是術者不乏其人」，而從清代到民國時期，「我國醫學雖有漸趨科學化之傾向，顧滬上各報，登載祝由科辰州符療病之廣告，仍時有所見」，因此，他推斷祝由科在醫療上應有「一顧之價值」，不然，何以「民衆猶多不能忘情而信仰之」。接著，他從祝由科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分析，發現「祝由科雖係借重咒之一種療法，而術者對於醫學藥性，初非漫然置之，不加研究者」，「祝由科實一玄學與藥物互用之療法也，故不得統以迷信視之」。他還進一步申述說：「祝由科者，即現代之精神治療法」，也和西方的催眠術「原理固無稍異」。最後，他還感慨說道：

¹²⁹ 文霞，〈祝由科同張天師搗蛋〉，《國際新聞畫報》60（上海，1946）：11。

¹³⁰ 未名，〈異僧論下〉，《申報》1889.03.22，第1版。

¹³¹ 未名，〈雜俎門·祝由科〉，《醫學雜誌》37（太原，1927）：74。按：這篇文章大致的內容，可見於元·張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卷一三下，〈人物志·方伎列傳·耕刺巫〉，頁5876下-5877上。

¹³² 不一，〈中國祝由科在精療學術上之評價〉，《康健雜誌》5.3（上海，1937）：30-31。原文詳見「附錄一：〈中國祝由科在精療學術上之評價〉」。

蓋精神治療，在現代各國猶屬方興之學術，而吾國先民在五千年前，早有所發明，且與今日變態心理、潛意識諸學說，無不一一暗合，獨惜後人不能發揚而光大之，輾轉湮沒於神秘二字中。神則重墮迷信之歧途，秘則秘而不傳，即傳矣，亦不普汎研究也。¹³³

這是對於祝由術的高度推崇。

此外，周棟特別從辰州這個地方和祝由科的關係著眼，解釋祝由術靈驗的由來。他說：「辰州符治病之說，向來傳為珍談；人多言其十九具奇驗，且繪影繪神，若者閉眼靜思，口中喃喃作誦語，焚錢紙，燒香燭，對患者手指舞蹈，須臾，態度方式，更相變換，歷時許患者即霍然全愈。聽者疑信參半，莫衷一是」。至於他個人的理解，則是認為「辰州符，即我國古代醫學之祝由科」，「今傳其術者，多湖南舊辰州府（即沅陵）人」，故又稱「辰州符」，而且「此術久已流行南越」。¹³⁴ 為了瞭解辰州符，他還特別訪問了一位當地的耆紳，所獲的回應為：

此術之傳，始於苗胞，今尚有恃其術以求食者，間亦有驗，或以為外科較內科為勝。憶曩昔某君乃母，右手食指，誤為石擊，痛澈心肺，友人介紹善此術者往治，其法與所謂排教道士相似，伸其右手食指，對患處環繞圖劃，口中念念有詞，或疾或緩，頻以口風吹之，良久乃止；伊母似感稍安……，嗣悉其母之疾，仍求他藥敷之，始愈。¹³⁵

這是認為祝由科是苗人的傳統，而施術之外也兼用藥。因此，作者最後歸結指出：「湘西地勢，叢山環疊，道途險阻，交通閉塞，民多質樸有古風，心性恬澹，邪不能深入，故可轉移精神於祝由耳」。¹³⁶

總之，本文所羅列的四十三則「報導」，連同其他的文章和評論，刊布日期從一八七二年七月二日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一日，時間長達七十六年，跨越清末與民國時期。¹³⁷ 報導人與評論人或署名或未名，但大多無從查考其身份、真實姓名。他們的寫作態度和方式，或嚴謹或鬆散，有些是親眼目睹的「紀實」報告，有些是轉錄親朋好友的目擊或聽聞，有些只是純粹的議論。其中，有一些完全不曾交代訊息、材料來源，內容也相當浮誇，其真實性令人質疑。有少數甚至可能是一種變形的「廣告」或是「舊聞」重刊。此外，他們報導的重點或是使用的術語，有一些很可能是受到當時報紙祝由科「廣告」的影響。因此，若只根據這些「報導」去推估祝由科在近代中國社會的面貌，勢必會有些「失真」。

¹³³ 不一，〈中國祝由科在精療學術上之評價〉，頁 30-31。原文詳見「附錄一：〈中國祝由科在精療學術上之評價〉」。

¹³⁴ 周棟，〈辰州符〉，《青年文會》2.9（上海，1940）：650。

¹³⁵ 周棟，〈辰州符〉，頁 650。

¹³⁶ 周棟，〈辰州符〉，頁 650。

¹³⁷ 詳見「附錄二：引用報刊、雜誌一覽表」。

然而，這些報導大多有比較具體、精確的人、事、時、地、物等資訊可供檢驗，而當時不乏「讀者」會針對錯誤報導投書抗議或辯駁，因此，完全都是報導人有意「虛構」的可能性也很低。所以，從這些「報導」的內容來看，我們至少可以確知，祝由科醫者仍然活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尤其是長江中下游一帶，並吸引不少人的目光，而且，不管這些報導人自己相不相信祝由術，他們大多會認為這確實是一種神奇、奇異的醫術！同時，還有不少人有意無意的嘗試將祝由科醫者形塑為不牟利的「濟世」者。

當然，當時新媒體中所顯現的祝由科形象並不是只有一種，也絕非只有正面的描述與報導，但因材料衆多，只能另文分析、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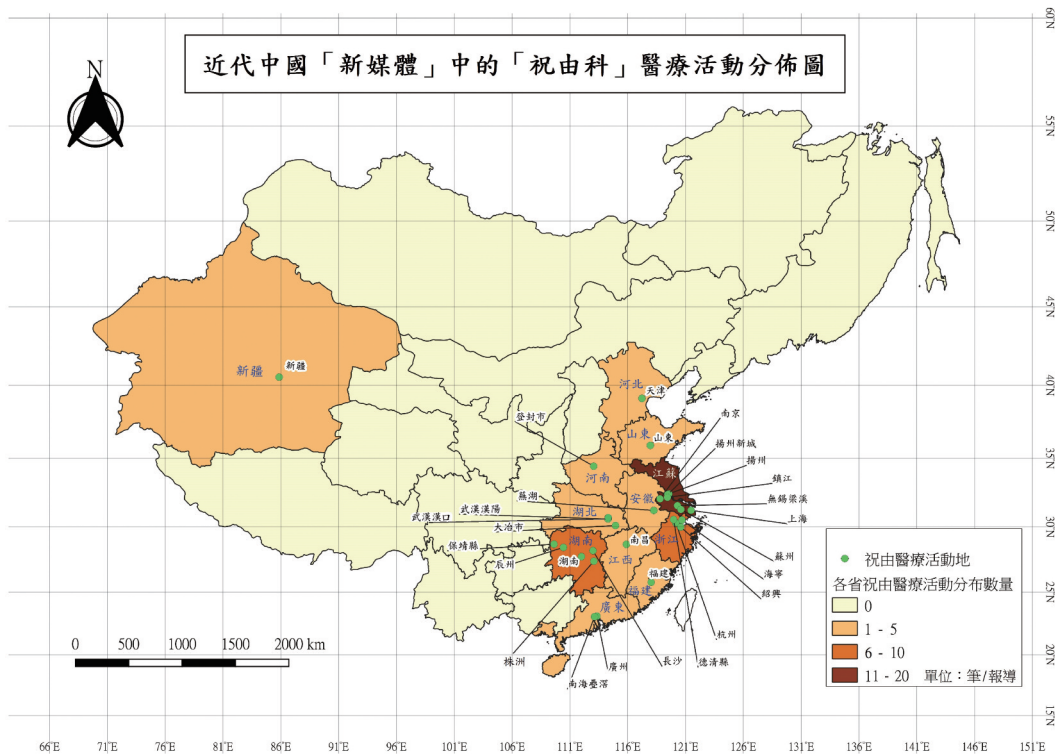
附表一：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相關報導一覽表（之一）

序號	日期	報刊名	醫者	醫者活動地點	報導人	備註
1	1872/7/2	申報	陳某	廣東南海縣豐滘鄉	未具名	
2	1875/4/19	申報	異僧	江蘇蘇州	未具名	聽聞而來
3	1876/6/21	申報	「湖南祝由科」道者	江蘇蘇州	未具名	
4	1876/10/4	申報	老者	江蘇揚州	未具名	該報導亦見於《申報》1919/6/4，惟標題改為〈老申報：祝由科治病〉。
5	1878/1/23	申報	湖南某甲	江蘇蘇州	未具名	
6	1878/5/3	申報	舟子某甲	江蘇蘇州	未具名	
7	1881/4/29	申報	湖南老叟	江蘇揚州新城	未具名	據友人轉述
8	1882/9/24	申報	邵姓湖南人	江蘇揚州	未具名	
9	1883/3/19	申報	某先生	江蘇南京	未具名	
10	1883/10/15	申報	未名	福建	未具名	醫者為女性
11	1883/10/17	申報	張錦春	上海	未具名	客棧駐診
12	1886/1/29	申報	外科醫生	江蘇蘇州	未具名	客棧駐診
13	1887/11/10	申報	未名	安徽蕪湖	未具名	
14	1888/1/30	申報	某乙	浙江杭州	未具名	
15	1892/1/7	申報	未名	浙江杭州	未具名	
16	1893/2/3	申報	某甲	江蘇南京	未具名	
17	1893/11/13	新聞報	徐某	江西南昌	未具名	
18	1896	點石齋畫報	辰州婦某氏	湖北武漢漢口	未具名	醫者為女性
19	1919/10/30	民意日報	許友麟	江西南昌	未具名	

20	1920	青年雜誌	祝由科者	山東	益志	該報導亦見於《大世界》1922/1/12，惟標題改為〈祝由科〉。
21	1924/4/26	大世界	某甲	上海	同蒲	
22	1925/2/15	大世界	老僕、術者	浙江紹興、湖北武漢漢陽	碧岑	據友人轉述
23	1925/3/26	大世界	某甲	浙江湖州德清縣	漱石生	
24	1925/10/3	飛鳶報	楊氏	上海	金智周	親身經歷
25	1926/3/13	社會日報	祝由世醫某	浙江海寧	吳迂	
26	1926/3/29	申報	吳伯林	上海	隻園	
27	1927/7/25	申報	胡某	江蘇蘇州	嵐光	
28	1929/3/19	申報	文滿參	湖南株洲市淶口區朱亭鎮	陶令	親身經歷
29	1931	天津商報 圖畫半週刊	金姓客人	江蘇無錫梁溪	公遠	
30 (1)	1932/11/25	時代日報	俞華龍	上海	芳君	
30 (2)	1932/12/2	社會日報	俞華龍	上海	陽	
31	1932/12/7	天風報	鄭法師	湖南	龍	
32	1933/6/2	天風報	嵩廟老者	河南登封市	聽雨	
33	1933/6/7	天風報	黃提督	浙江杭州	聽雨	據親人轉述
34	1933/7/3	天風報	行路人	上海	始於	
35 (1)	1937/7/3	金鋼鑽	程某		長卿	據友人轉述
35 (2)	1937/7/4	金鋼鑽	程某		長卿	據友人轉述
36	1937	針灸雜誌	未名		楊彰德	親自見證
37	1938/5/27	力報	搖鐵串鈴者 (鈴醫)	湖南	未具名	

38	1942	萬象	王默叟、湖南習祝由科者（王之師父）	湖南長沙、湖南保靖縣	退厂	據友人轉述
39 (1)	1942/10/20	社會日報	張君	湖南辰州	家咸	據親人轉述
39 (2)	1942/10/21	社會日報	張君	湖南辰州	家咸	據親人轉述
39 (3)	1942/10/22	社會日報	張君、湖南醫者	湖南辰州	家咸	據親人轉述
39 (4)	1942/10/23	社會日報	張君、湖南醫者	湖南辰州	家咸	據親人轉述
40	1944	永安月刊	王達、老叟	南徐（今江蘇鎮江）	謝的鴻	
41	1947/4/30	金融日報	祝由科術士、李團長	天津、新疆	念功	據友人轉述
42	1947/8/5	小日報	未名	湖北大冶市	百花	據親人轉述
43	1948/5/11	星報	黃河清	廣東廣州市	未具名	

附圖一：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醫療活動分佈圖



附錄一：〈中國祝由科在精療學術上之評價〉¹³³

一、祝由科之沿革

祝由科相傳係黃帝軒轅氏所發明，蓋以符咒治病的一種療法也。今傳其術者多湖南舊辰州人，故亦稱辰州符。往古人性恬淡，重視神權，故以之統治內外諸症，每奏奇效。歷周而秦及漢，此術幾歸歇絕。迨至李唐，祝由之名雖無所聞，而祝由之術則又悄悄振矣。蓋唐代國立醫學，頒定七科，咒禁之術亦列其一焉。咒禁之術者，以符籙咒語為人治病驅鬼，蓋即變相之祝由科也。入宋，節度使雒奇奉命督修黃河，掘得古碑一，上勒符章，衆莫能辨。道人張一槎獨識之曰：「此軒轅氏祝由秘字也。」祝由之術遂復傳於世。元代至列祝由爲國立醫學十三科之殿。明代國醫制度，雖概仍元代之舊，獨祝由科不與焉。惟民間習是術者不乏其人。歷清而民國，我國醫學雖有漸趨科學化之傾向，顧滬上各報，登載祝由科辰州符療病之廣告，仍時有所見。然則祝由科在醫療上果有一顧之價值耶？不然，何民衆猶多不能忘情而信仰之也。

二、祝由科之概要

祝由二字之義，即祝說病由之詞也。引伸之，謂求治者，必先將病源症狀，在神前詳細祝禱申說，而術者始爲之施行對症之禁咒也。祝由科治病之室，中懸軒轅氏之神像，右壁則懸太上老君之神像，左壁則懸各科之醫神。求治者或代求符者，須將病因症狀，並病者之姓名年齡籍貫，詳細書之。不能書者，則令口述之，術者摘要填入祝禱疏文。隨導求治者至神像前，焚香頂禮，術者則跪誦疏文。誦畢，起念咒語、書寫符章，授給病人或代求者，執之持歸。所有符章，蓋分兩種。一爲五雷符章，以兩字爲君，以鬼字爲臣，以各字爲佐使，如□□等字是也。大概用於驅鬼，即今所謂精神的病症也。一爲祝由秘字，以尙字爲將，以食字爲兵。以各字爲先鋒，如□等字是也。大概用於一般症候，即今所謂器質的病症也。符籙既持歸，即焚化成灰。內症則與藥物吞服，外症則與藥物敷抹患部。此祝由科施術之大概也。至術之精者，更有移病之術，即藉術者符咒之力，能將人之疾病，轉移至樹身或其他動物也。顧祝由科雖係借重咒之一種療法，而術者對於醫學藥性，初非漫然置之，不加研究者。蓋其所書符章，均以症候而異其趣，例有規定，不得有訛。上文所云，以各字爲佐使先鋒者，即所謂祝症候而變化應用也。而符灰之吞服與敷抹，尤須與藥物並用。故於藥性之寒熱升降，亦不可不詳加審辨。蓋祝由科實一玄學與藥物互用之療法也，故不得統以迷信視之。此亦祝由科所以差強人意之處耳。

¹³³ 不一，〈中國祝由科在精療學術上之評價〉，頁 30-31。

三、祝由科在精療上之價值

吾既將祝由科之沿革及其概略，分述於右。茲姑進論祝由科在精療上之價值。開嘗論之，祝由科者，即現代之精神治療法也。精神治療之要件凡三。一為誘起求治者之信仰，亦曰預期作用。一為統一施治者之精神與集中求治者之觀念。一為增進求治者暗示之感應性是也。祝由科之懸設神像、焚香頂禮，所以誘起求治者之信仰也。術者之跪誦疏文、喃喃唸咒，所用統一施治者之精神與集中求治者之觀念也。術者之對症書符、吞服或敷抹符灰，亦即精療之對症施用暗示。惟一以語言，一以符章耳。至術之精者，能移病於樹身或其他動物，則亦即精療術中之心意轉移法也。此不特祝由科能是。昔意大利一婦人患齒痛，術士某持一釘語之曰：「以此釘庖廚之門上，痛可立止。然釘時需徐緩，不可急，急則無效。」婦人如言釘之，痛果立止。《中西催眠術講義錄》曾記一事云：有患頭部腫瘍者，時以危症為慮，詣醫主治之。因語之曰：「頭痛庸何傷。恐當有足疾耳。」與以藥二服。翌日復診，頭部之腫瘍果大減，而左足則腫矣，因亦為治愈之。此皆轉移本人之心神，使傾注於足部，故頭腫大減而足轉腫矣。此亦避重就輕之法。惟祝由科則竟移之於體外耳。其原理固無稍異也。

四、祝由科之批評

吾言至此，不禁慨然久之。蓋精神治療，在現代各國猶屬方興之學術，而吾國先民在五千年前，早有所發明，且與今日變態心理、潛在意識諸學說，無不一一暗合，獨惜後人不能發揚而光大之，輾轉湮沒於神秘二字中。神則重墮迷信之歧途，秘則秘而不傳，即傳矣，亦不普汎研究也。西洋各國，自十八世紀麥西卯（Mesmer）發明動物磁氣療法而後，經般含（Berheim）、夏柯（Charcot）、樸林司（Morton Prince）、佛洛德（S.Freud）諸心理學大家，繼起研攻，遂蔚成今日盛極一時之催眠學說與精神療法，直與藥物療法鼎足而三。而其勃起之勢，正突過之。返視吾國，在數千年前發明之精療學術，仍不免成為半開化時代之遺物，能不慙且悲乎？蓋我以復古為能事，他人則為鼎新之是謀。近人曾謂中國文化係向後要求，西洋文化係向前追索。此固不獨祝由科為然，其他學術亦罔不如是。嗚乎！可勝歎哉！

附錄二：引用報刊、雜誌一覽表

報刊名稱	出版地	創刊日	停刊日	參考資料
申報	上海	1872 年 4 月 30 日	1949 年 5 月 27 日	王曼雋，《近代中文第一報：申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頁 20, 48。
點石齋畫報	上海	1884 年 5 月 8 日	1898 年 8 月	陳平原、夏曉虹，《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 25。
新聞報	上海	1893 年 2 月 17 日	1949 年 5 月 27 日	高郁雅，《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市：輔大書坊，2015），頁 6。
晨報	北京	1912 年 10 月 10 日	不詳	新民會中央指導部調查科編，《京津新聞事業之調查》（北京：新民會中央指導部調查科，1938），收入方漢奇主編，《民國時期新聞史料彙編》第 1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頁 102。
益世報	天津	1915 年 10 月 10 日	1949 年 1 月	侯福志，《天津民國的那些書報刊》（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頁 8-10。
大世界	上海	1917 年 7 月 1 日	1931 年 6 月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394。
晶報	上海	1919 年 3 月 3 日	1940 年 5 月 23 日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頁 109。
青年雜誌	上海	1920 年 1 月	不詳	「青年雜誌」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b40004e2467a870b286ae2d50b4013e0 ，最後搜索日期 2020.12.28。
社會日報	北京	1922 年	1926 年 8 月	林慰君，〈我的父親林白水〉，收入《林白水：執筆欲掃天下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頁 59, 87。

新天津報	天津	1923 年 8 月	1937 年	侯福志，《天津民國的那些書報刊》，頁 26-30。
金鋼鑽	上海	1923 年 10 月 18 日	1937 年 8 月 13 日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頁 110。
飛鳶報	上海	1925 年 7 月 20 日	1925 年 10 月 10 日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頁 110。
小日報	上海	1926 年 8 月 1 日	1948 年 8 月 31 日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頁 109。
星報	上海	1928 年 4 月 15 日	不詳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頁 181。
社會日報	上海	1929 年 11 月 1 日	1945 年 8 月 17 日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頁 114。
天風報	天津	1930 年 2 月 20 日	不詳	新民會中央指導部調查科編，《京津新聞事業之調查》，收入方漢奇主編，《民國時期新聞史料彙編》第 11 冊，頁 103。
天津商報圖畫半週刊	天津	1930 年 7 月 6 日	1937 年 7 月 22 日	李文健，〈略論近代天津報紙副刊的發展軌跡和編輯特色〉，《東南傳播》2015.3：112-114。
時代日報	上海	1932 年 7 月 1 日	1948 年 6 月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頁 433。
康健雜誌	上海	1933 年 5 月	1939 年 9 月	「康健雜誌」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i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a760550016a85e4f3c17c9b5fcaa95a7 ，最後搜索日期 2021.1.8。
針灸雜誌	無錫	1933 年 10 月	不詳	俞中元主編，《承淡安》（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3），前言。
力報	上海	1937 年 12 月 10 日	1949 年 4 月 30 日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頁 438。
迅報	上海	1938 年 9 月	1939 年 10 月	「迅報」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isy.com/literature/newspaper/e868be6bb5a2a3889de480e3794be5d7 ，最後搜索日期 2021.3.8。

永安月刊	上海	1939 年 5 月	1949 年 3 月	「永安月刊」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b81cb4c260933275cef1ff2a32474208 ，最後搜索日期 2020.12.28。
青年文會	上海	1939 年 5 月	1941 年 1 月	「青年文會」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e981bdb52d2745978f765a5686379159 ，最後搜索日期 2021.3.8。
萬象	上海	1942 年	1942 年 7 月 21 日	「萬象」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d85e4d645ae3ad4156fe5f2b10d97ca3 ，最後搜索日期 2021.5.5。
針報	廣州	不詳	不詳	「針報」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109ec3bd83152bac4e5be2f3080e1554 ，最後搜索日期 2021.1.8。
國際新聞畫報	上海	1946 年	不詳	「國際新聞畫報」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224869c49366e25b7c13c35daffe3a32b ，最後搜索日期 2021.1.8。
金融日報	上海	1947 年 2 月 15 日	1949 年 5 月 31 日	「金融日報」影像檔，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newspaper/8f602fa5139df359d4bc4792421e383e ，最後搜索日期 2020.12.28。
民意日報	成都	不詳	不詳	內政部警察總署編，《全國報社通訊社雜誌社一覽》（南京：內政部警察署，1947），收入方漢奇主編，《民國時期新聞史料彙編》第 9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頁 263。

引用書目

報刊雜誌

- 《力報》，上海：力報報社，1937-1949。
- 《大世界》，上海：上海大世界報館，1917-1931。
- 《小日報》，上海：小日報報社，1926-1948。
- 《天津商報圖畫半週刊》，天津：天津商報社，1930-1937。
- 《天風報》，天津：出版商不詳，1930-1933。
- 《民意日報》，成都：出版商不詳，1919。
- 《永安月刊》，上海：永安月刊社，1939-1949。
-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872-1949。
- 《迅報》，上海：迅報報社，1939。
- 《社會日報》，北京：社會日報館，1922-1926。
- 《社會日報》，上海：社會日報社，1929-1945。
- 《金融日報》，上海：出版商不詳，1947-1949。
- 《金鋼鑽》，上海：上海金鋼鑽報社，1929-1937。
- 《青年雜誌》，上海：三廉學社，1920。
- 《青年文會》，上海：青年文會社，1940。
- 《星報》，上海：出版商不詳，1948。
- 《飛鳶報》，上海：飛鳶報社，1925。
- 《時代日報》，上海：時代日報社，1932-1948。
- 《益世報》，天津：益世報社，1929。
- 《針灸雜誌》，無錫：出版商不詳，1937。
- 《針報》，廣州：出版商不詳，1946。
- 《國際新聞畫報》，上海：出版商不詳，1946。
- 《康健雜誌》，上海：中華康健會，1937。
- 《晨報》，北京：出版商不詳，1941。
- 《晶報》，上海：上海晶報館，1919-1940。
- 《新天津報》，天津：新天津報社，1935。
- 《新聞報》，上海：新聞報報社，1893-1949。

《萬象》，上海：萬象書屋，1942。

《點石齋畫報大全》，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10。

《醫學雜誌》，太原：出版商不詳，1927。

傳統文獻

王圻，《明萬曆續文獻通考》，臺北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9。

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明萬曆內府刻本。

金永森，《西被考略》，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1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二十九年武昌刻本影印。

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收入李萬健、羅瑛輯，《歷代史志書目叢刊》第2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據二十五史補編本影印。

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唐芸洲，《七劍十三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孫承澤，《天府廣記》，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收入北京市衛生幹部進修學院中醫部編校，《徐大椿醫書全集》上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袁枚，《續子不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馬蒔著，田代華主校，《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高珙纂修，《（康熙）武鄉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77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張岱，《石匱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影印。

張景岳著，于越、王學嶺、史麗萍主校，《類經》，收入李志庸主編，《張景岳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張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張澍，《養素堂文集》，收入屈萬里、劉兆祐主編，《明清未刊稿彙編初輯·張介侯所著書》第5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 戚學標，《四書續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四明青照樓刻本影印。
- 章潢，《圖書編》，收入《四庫類書叢刊》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許奉恩著，文益人、齊秉文校點，《里乘》，濟南：齊魯書社，1988。
- 陳兆崙，《紫竹山房詩文集》，清乾隆間（1736-1795）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陳僅，《羣經質》，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四明叢書張氏約園刊本。
- 傅維麟，《明書》，臺北：華正書局，1974，畿輔叢書本。
- 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清道光七年（1827）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趙翼，《簞曝雜記》，收入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第3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 趙翼，《甌北集》，收入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第5-6冊。
- 鄭文焯，《醫故》，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十七年梓文閣刻書帶草堂叢書本影印。
- 鄭曉，《吾學編·皇明百官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隆慶元年鄭履淳刻本影印。
- 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功順堂叢書本排印。

近人論著

卞東磊

- 2015 《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王天根

- 2008 《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王曼雋

- 2013 《近代中文第一報：申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付瓊

- 2015 〈陳兆崙《陳太僕批選八家文抄》考錄〉，《明清文學與文獻》4：254-267。

伍陽仁口述，何季堂整理，市參事室供稿

- 1981 〈記廣州幾位名中醫〉，《廣州文史資料》26：174-175。

吳友如主編，吳友如、周慕橋、何元俊等繪畫，武建宇、邢昊洋點校

- 2019 《風箏雅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李仲明

- 2011 《報刊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李禮

- 2017 《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 1872-1912》，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汪英賓

- 2013 《中國本土報刊的興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卓南生

- 2015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季家珍（Joan Judge）著，王樊一婧譯

- 2015 《印刷與政治：《時報》與晚清中國的改革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林富士

- 2012 〈「祝由」釋義：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671-738。
- 2020 〈清代與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的「祝由科」醫者：以傳統文獻為主的考察〉（未刊稿）。

林慰君

- 2020 〈我的父親林白水〉，收入《林白水：執筆欲掃天下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頁 2-107。

洪煜

- 2007 《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倪根金
2005 〈《捕蝗匯編》撰者陳僅生平、著述考〉，《古今農業》2005.3：64-71。
- 祝均宙
2013 《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社。
- 高郁雅
2015 《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市：輔大書坊。
- 張小仲
2017 〈韓泰華及玉雨堂藏書述略〉，《文化學刊》2017.10：204-207。
- 陳平原、夏曉虹
2001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意如
2014 〈從《古雪軒圖》看乾隆皇子之書畫交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2：113-121。
- 劉麗
2014 《中國近代報業採訪史論：以《申報》為中心的考察》，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蔡斐
2017 《重慶近代報業圖史初編（1897-1949）》，重慶：重慶出版社。
- 鄭麗紅
2007 〈《里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 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賴芊曄等譯
2019 《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
- 盧寧
2012 《早期《申報》與晚清政府：近代轉型視野中報紙與官吏關係的考察》，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附件一：《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待定稿）目次

壹、導論

- 一、被忽視的歷史
- 二、被刪除的記憶/技藝
- 三、探索之必要

貳、語言的歷史：「祝由」釋義

- 一、引言
- 二、詞典的定義
- 三、經典的註疏
- 四、醫家的詮釋
- 五、結語

參、科目的歷史：「祝由科」的生滅

- 一、引言
- 二、隋唐「咒禁科」
- 三、宋代「書禁科」
- 四、元明「祝由科」
- 五、「祝由科」的廢除
- 六、結語

肆、正統的範式：官方「祝由科」的內涵

- 一、引言
- 二、專科教科書
- 三、醫者的養成
- 四、對治的疾病
- 五、治療的方法
- 六、結語

伍、傳統醫學社群的聲音：醫者與士大夫對於「祝由科」的態度

- 一、引言

二、隋唐至兩宋時期的主流聲音

三、元明時期的多元聲音

四、清代的褒貶

五、結語

陸、清代民間祝由科的醫者群像：傳統文獻的描述與刻畫

一、引言

二、祝由科醫者的醫療事例

三、祝由科醫者的人群特色

四、祝由術與對治之病

五、祝由術的傳習與祝由科醫書

六、結語

柒、神乎其技：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形象之一

一、引言

二、祝由科醫者的醫療活動

三、祝由科醫者的「人群學」分析

四、結語

捌、騙術與邪術：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形象之二

一、引言

二、負面新聞中的祝由科

三、輿論對於祝由科的批判

四、中西醫學論戰中的祝由科

五、結語

玖、廣告的神醫：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形象之三

一、引言

二、刊登廣告的祝由科醫者

三、廣告的訴求與策略

四、結語

拾、雜揉與堆疊：民間祝由科文本的「後設資料」

- 一、引言
- 二、祝由醫者與宗教人士的「祝由書」
- 三、專業醫家與士人的「祝由方」
- 四、「新媒體」廣告的「祝由書」
- 五、結語

拾壹、結論

- 一、誰是祝由：浮浮沉沉的技藝
- 二、誰主浮沉：宗教、醫療與政治的糾結
- 三、誰是主體：痛苦、無知與絕望的病人